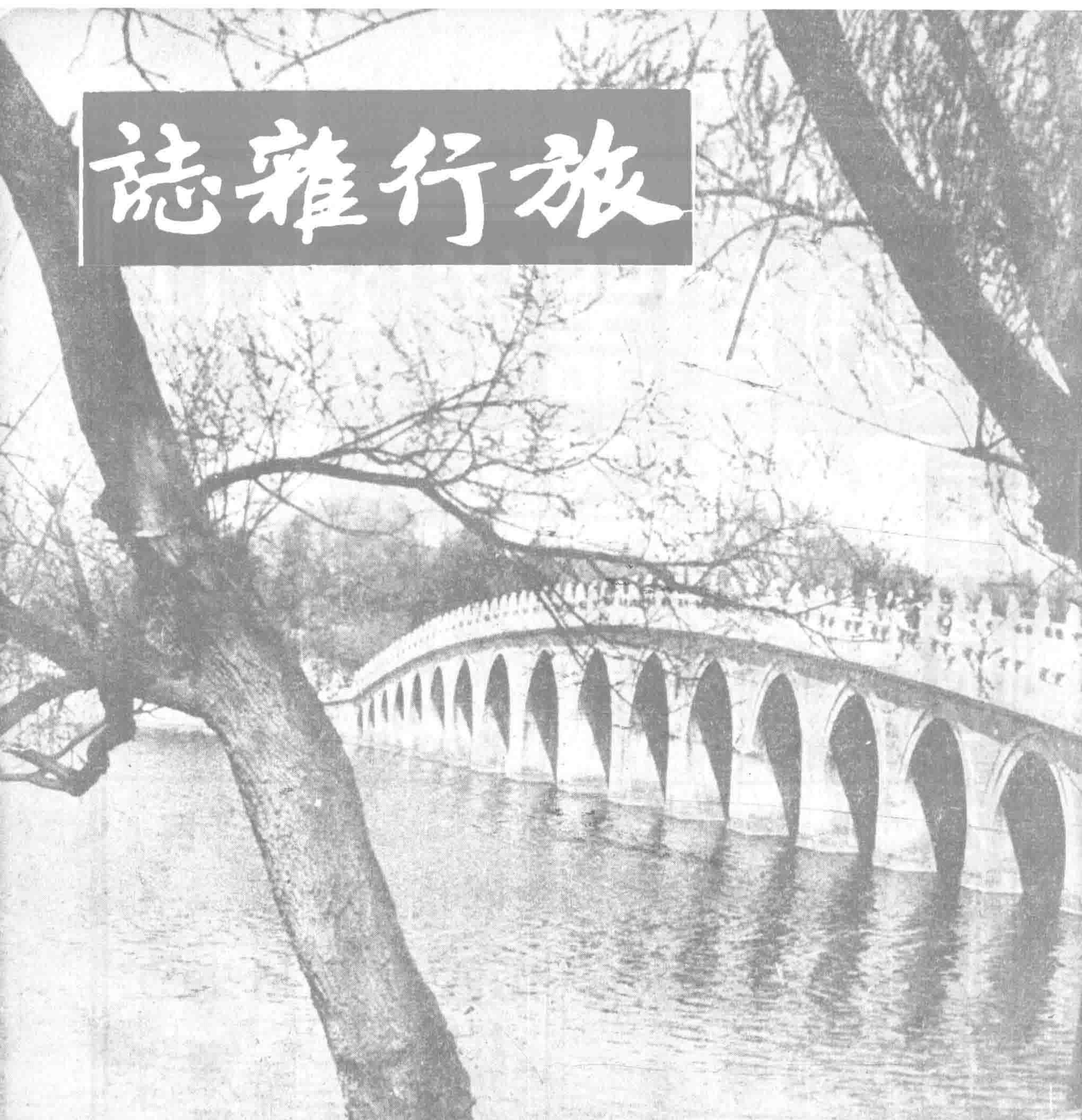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
第十六卷 第四號

CHINA TRAVELER

Vol. 16 No. 4 April 1942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上海科學儀器館

註冊商標

重慶分館

★ 測繪器械 ★

營業要目

經緯儀
水平儀
羅盤儀
平板儀
求積儀
繪圖儀器
繪圖墨水
繪圖筆尖
繪圖臘紙
透明米釐紙
繪圖紙
各種規尺

化學器械

化學藥品

中西文具

自來水筆

名目繁多

不及備載

館址：保安路一三三號
電話二八八
電報掛號六四二七

上海科學化工廠

標準國貨——經濟部國貨證明書第一七三至六號

寒暑表★溫度表



製造精密

計溫準確

化驗室用，工廠用，水汀鍋爐用，孵育場用，養蠶所用，冷藏庫用，烘培用，養魚用，醫院用，廣告用，學校用，機關用，家庭用各種寒暑表溫度計

西南各省總經銷處　科學儀器館

四五—三二八

和豐

星加坡珠烈街六十五號

和豐油較有限公司製造象標椰油麒麟標清香油象標牛油

和豐肥皂廠有限公司製造椰標肥皂六百號香皂甘油棕油

中央信託局

全國各大城市均有分局或辦事處

資本一千五百萬元

公積及準備 一千零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元

業務基金三千萬元

地址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十七號

電話 一一一 三九一 三一三

電報 五六六五

經營信託業務

承收節約建國儲金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辦理抽籤給彩還本付息之儲蓄業務

承保產物險人身險及海上 內地運輸 陸地兵險

辦理出口業務

香港通訊處

地址 滙豐銀行一百十二號

電話 三一二七三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六卷 四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一日出版

故都頤和園十七孔橋……劉芝輝……封面

旅行畫報

古城攬勝……丹華……七
故都春色……柳琅……八

名山屐痕

峨嵋攬翠記……邵潭秋……一一

海行紀程

歐游旅程追記（下）……王蓀……二五

遊覽專著

遊客與交通設備……佘貴棠……四三

歐美生活

歐美采風記（四五）……沁明女士……五三

國內遊記

海南島之行（下）……伏櫪……五九

名家小說

蒙面人（下集四）……秦瘦鷗……六九

四五—三二一

本期廣告索引 （以首字筆劃多寡爲序）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廣告戶名 地位

國內

上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底封外
大東旅社……67頁
安平保險公司……23頁
百中堂……40頁
汪裕泰茶號……38頁
宏興大藥房……40頁
金門大酒店……68頁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23頁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64頁
張裕釀酒公司……24頁
都錦生……74頁

重慶

上海科學儀器館……封面裏
中央儲蓄會……9頁
四川畜產公司……38頁
運通商行……66頁

天津

仁立公司……66頁

國外

香港

中央信託局……2頁
太古洋行……65頁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42頁
渣甸洋行……65頁

星加坡

永安堂……10頁
和豐肥皂公司……1頁
國興公司……5頁
華僑銀行……6頁

檳榔嶼

乃裕公司……5頁

馬尼拉

中華總商會……51頁
中華商業公司……58頁
中國保險公司……51頁
中興銀行……51頁
菲律濱旅行局……52頁
瑞興隆……50頁
新合美公司……42頁
遠勝匯兌公司……58頁
華東國貨入口商……41頁
P. L. M. Co.……39頁

美國

Southern Pacific……75頁
Santa Fe……76頁

檳榔嶼乃裕公司

NIE JOO COMPANY

地址　打鐵街二四一至二四三號

No. 241 To 243, BEACH STREET, PENANG

電報掛號 "NIEJOO" PENANG

進出口商
專營國貨
罐頭食品
魚網苧綫
民信匯兌
南洋土產
泰國燕窩
代理中南
名廠出品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亞總代理新嘉坡國興貿易公司

KOK HIN TRADING COMPANY

地址　香港街十四號

No. 14, HONGKONG STREET, SINGAPORE

電報掛號 "KOKHIN" SINGAPORE

推銷中華國產
代理名廠出品

四五—二二三

完全華僑資本幷由華僑經營之最大金融機關

華僑銀行有限公司

▼實收資本：叻幣壹千萬元・公積金：叻幣貳百萬元▲

▼經營國外匯兌票據貼現民信匯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

總行——新嘉坡朱烈街「華廈」大樓

分行：

英屬馬來亞

檳榔嶼分行	28 & 30, Beach Street, PENANG.
馬六甲分行	6, First Cross Street, MALACCA.
吉隆坡分行	1, Rodger Street, KUALA LUMPUR.
巴生分行	19, Station Street, KLANG.
芙蓉分行	63, Birch Road SEREMBAN.
怡保分行	12, Hugh Low Street, IPOH.
安順分行	3, Anson Road, TELUK ANSON.
太平分行	122 & 124, Main Road, TAIPING.
吉寧丹分行	11-A, Jalan Pasar, KELANTAN.
吉打分行	24, Jalan Rajah, ALOR STAR Kedah.
新山分行	12, Jalan Ibrahim, JOHORE BAHRU.
居鑾分行	27, Jalan Ismail, KLUANG.
峇都巴轄分行	109, Jalan Rahamat, BATU PAHAT.
蔴坡分行	1 & 3, Jalan Sayang, MUAR.
昔加末分行	27 & 29, Jalan Tungku Ahmad. SEGAMAT.

荷屬東印度

巴城分行	90, Buiten Nieuwpoort Straat, BATAVIA.
泗水分行	137 Kembang Djepoen, SOURABAYA
巨港分行	16, Ilir, PALEMBANG.
占碑分行	8, Park Weg, DJAMBI.

緬甸

仰光分行	344 & 346, Strand Road, RANGOON.

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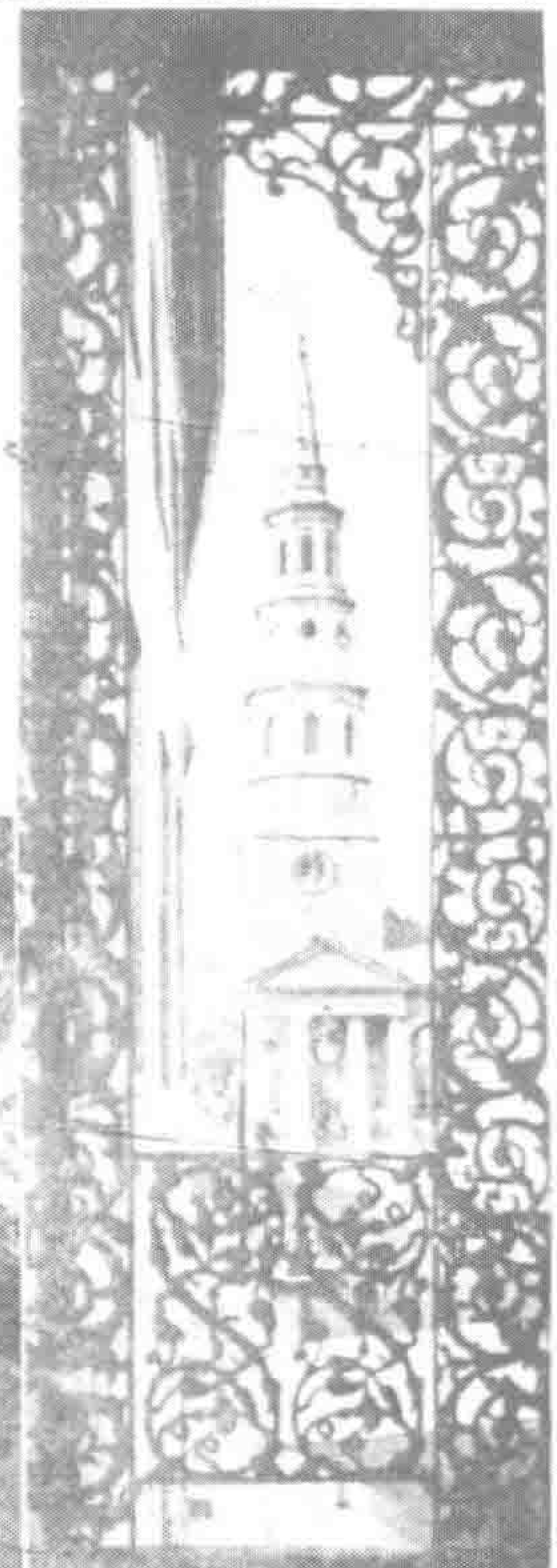
上海分行	九江路一百二十號
廈門分行	鼓浪嶼福建路一百四十五號A
香港分行	皇后大道中十三號

古城攬勝

却爾斯頓爲美南加洛利那州古城市之一，建於一六八〇年，地當亞許萊及古柏兩巨流交匯處，土地肥沃，物產稱盛。市內建築，因年代關係，頗多古趣。春秋佳日，遊驄華集，實爲南加州之勝區。



⇦優美之市街，係藝術家威廉·吉勃士所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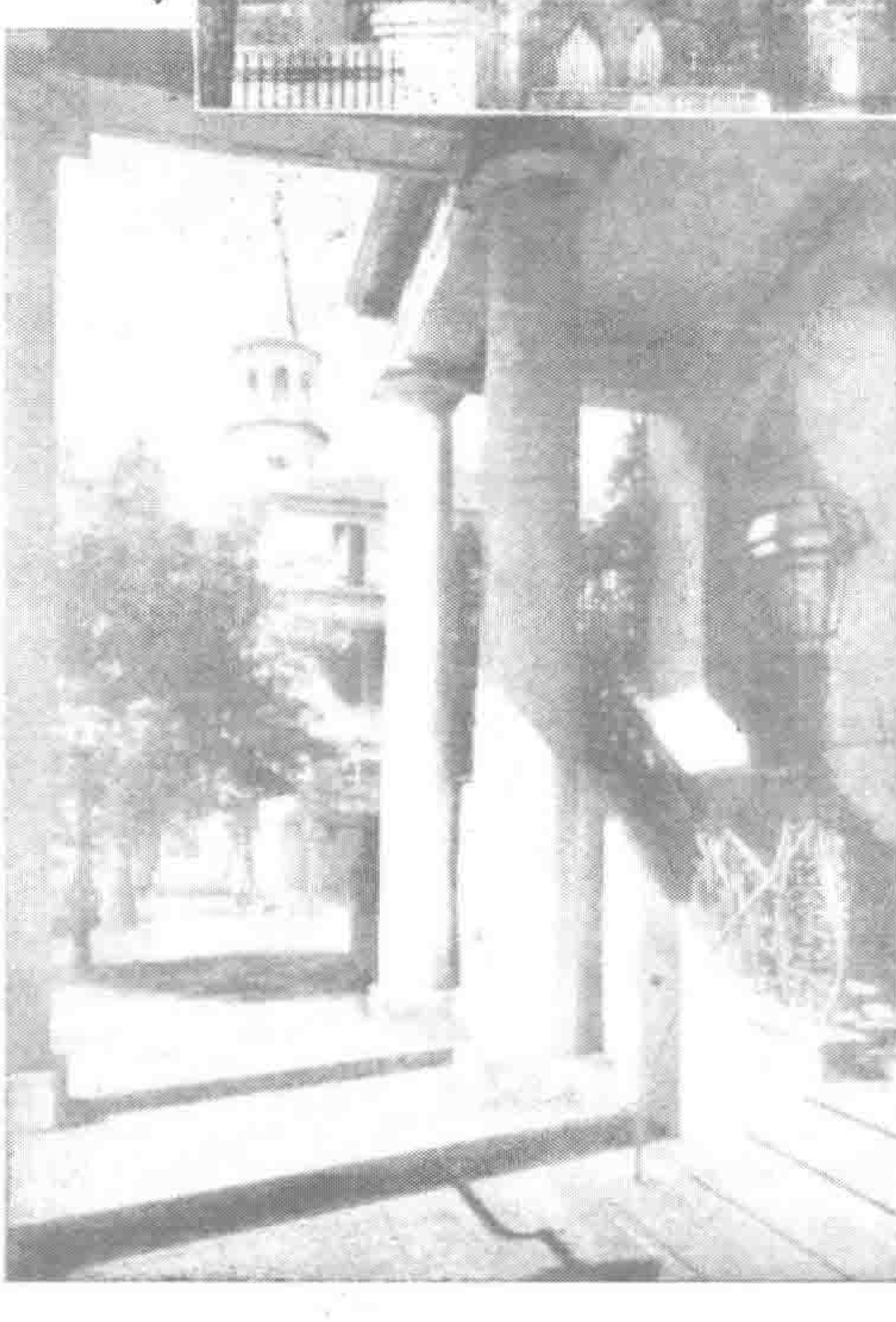


⇧聖腓力普尖塔，二百年前塔尖放光，以利航海。

布羅頓大廈築於一七六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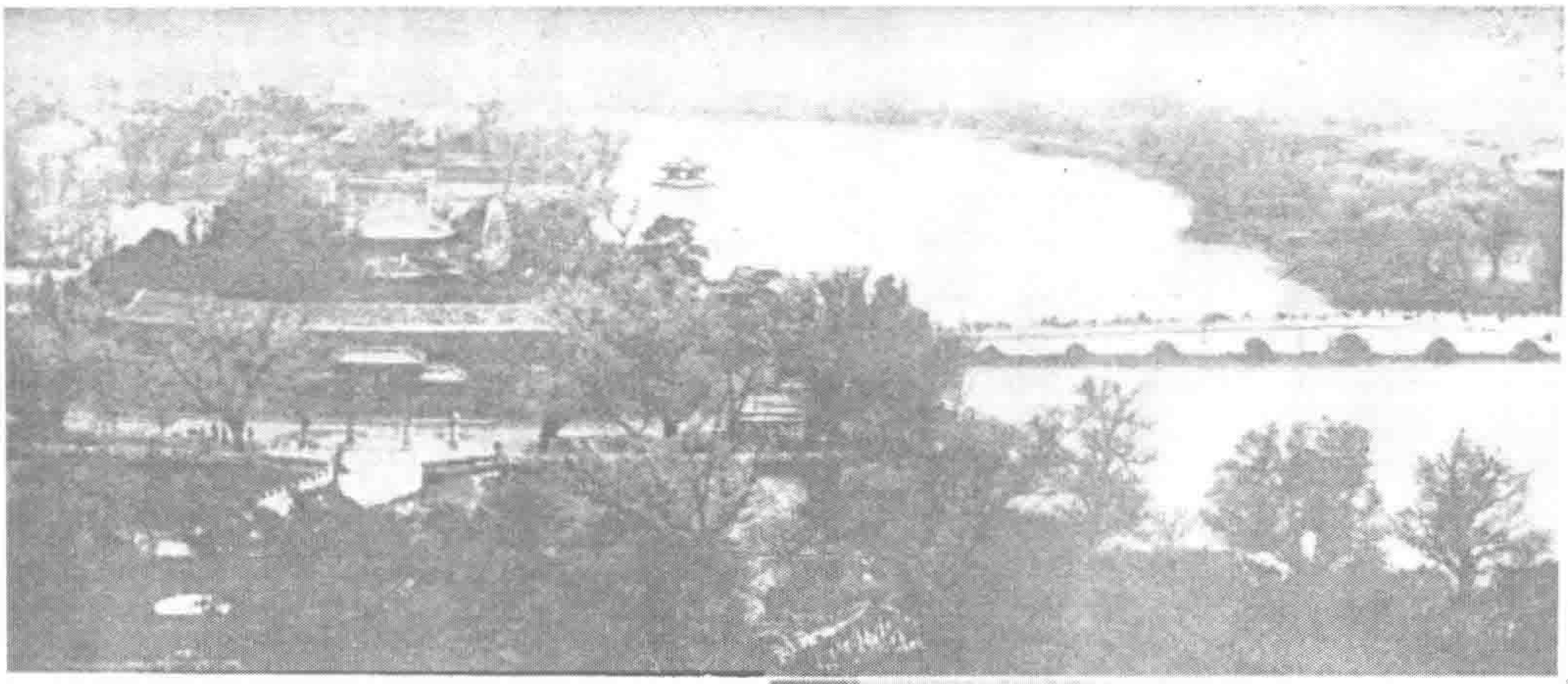
由南加會大廈走廊，透望聖米吉爾尖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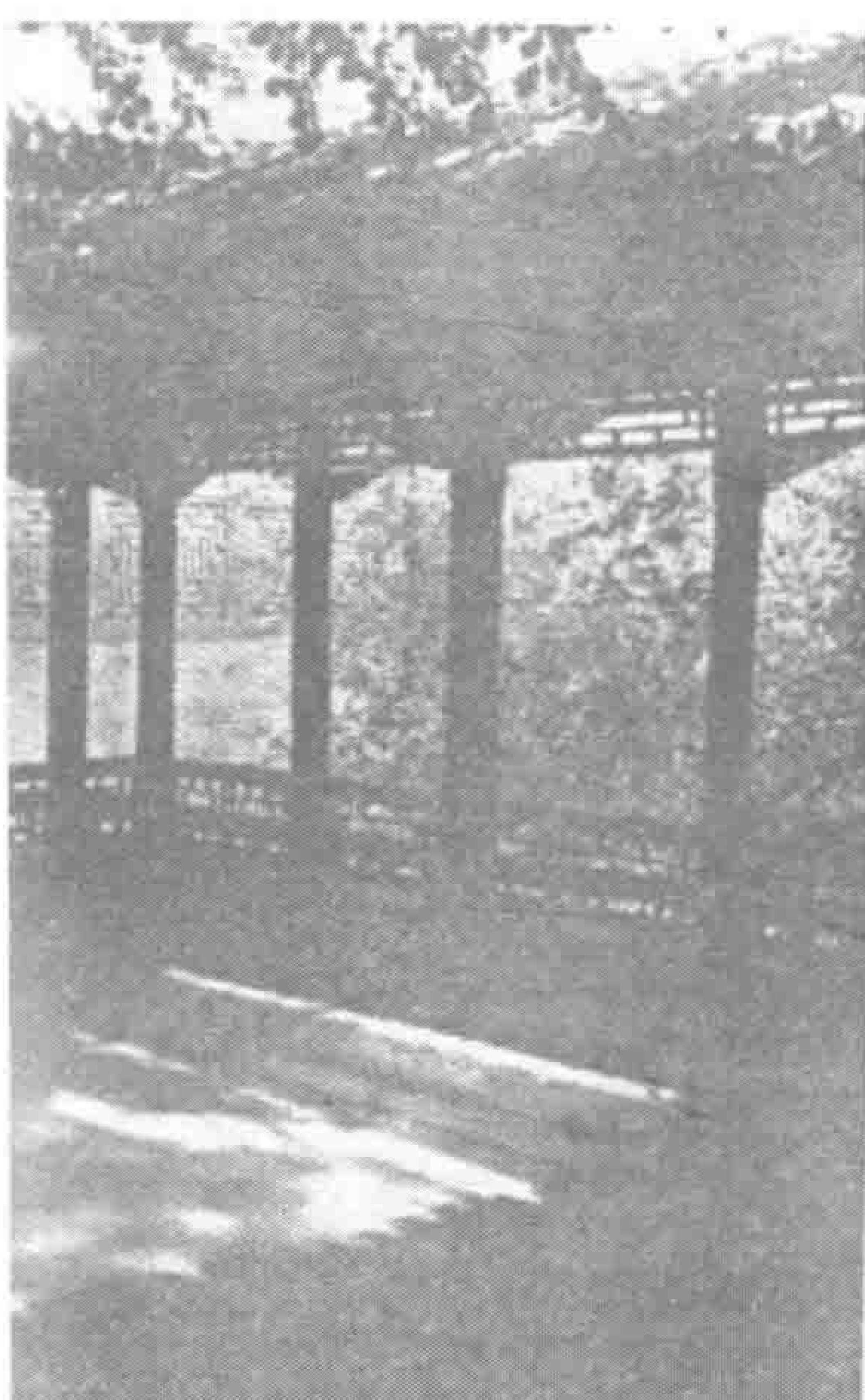
市內大道之一，中央爲亞許萊巨檢。⇩



故都春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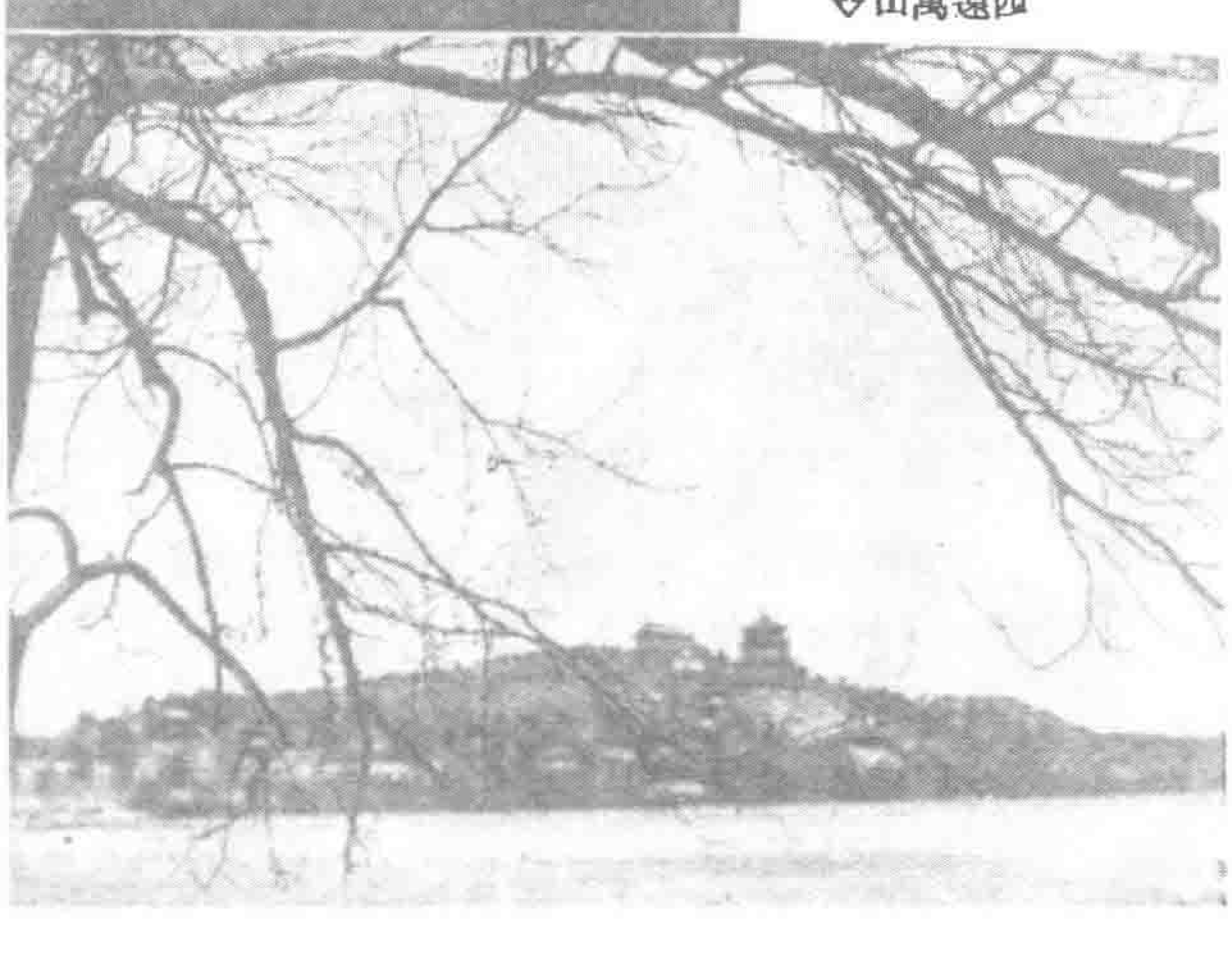
北海「金鰲玉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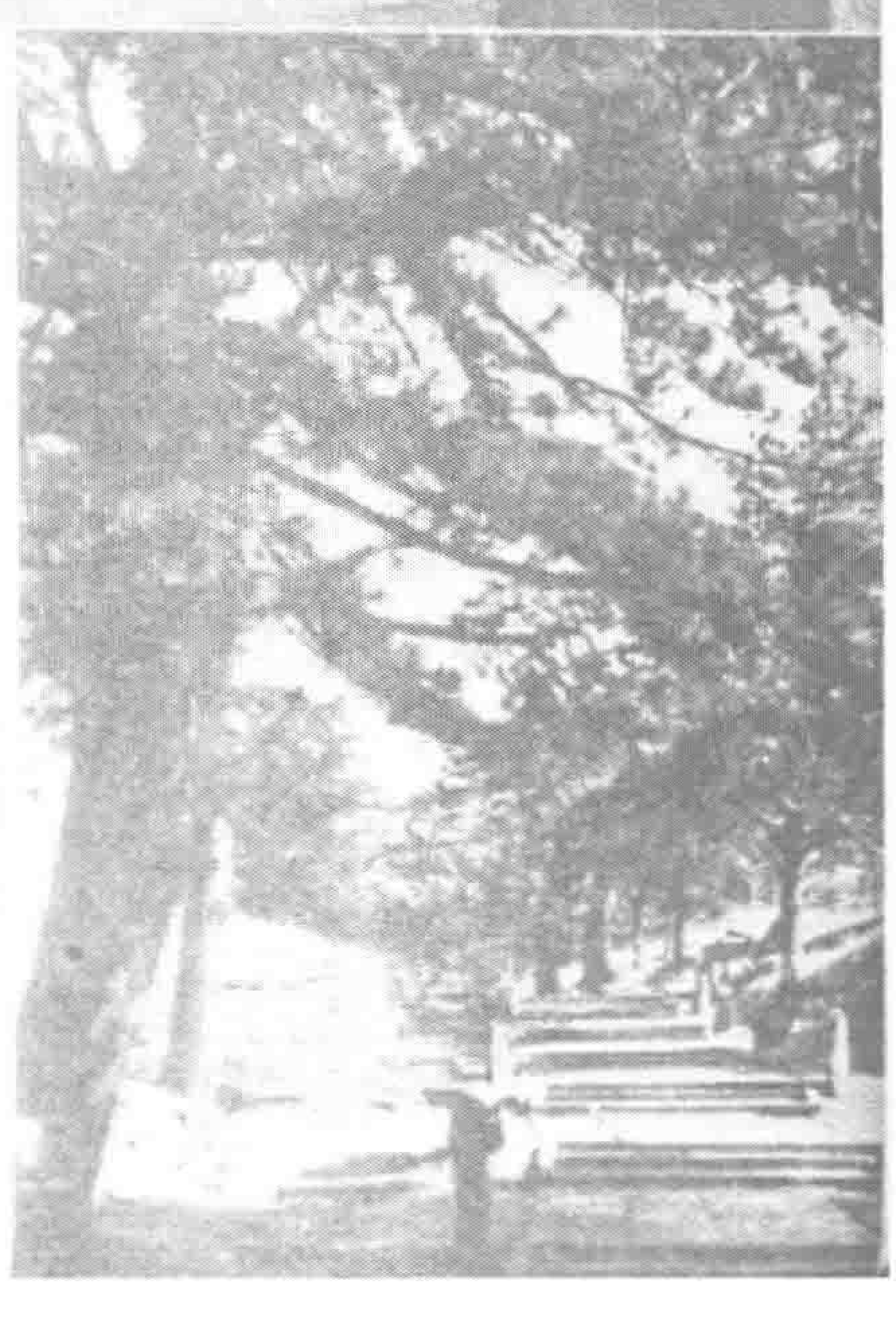
頤和園一角。⇩



南海「聽鴻樓」⇧



由西堤遠望萬壽山⇩



萬壽山後之幽徑⇨

峨眉攬翠記

邵潭秋

余來成都，三易寒暑，一遊青城，一探寶圌，一訪中巖，蠟屐不可謂不勤矣！顧峨眉距蓉一日程，游陟次第，反落三山之後，豈不以名山須嚮導，暢遊須暇暑，出行須機緣乎？四川大學校長程天放氏，曩與余共事浙江大學，今年暑假中枉書，欲以川大師範學院教授見聘，相勸移席前往；予自維教席雖不必移，然遊峨之機緣實已至，況以暑假多暇暑，而程校長與予方外交果玲法師兼可為嚮導乎？計，遂復程君書，允以十日內來峨相商，乃於七月十三日偕張君國權金君代寬搭府河木船直放嘉定，十四日下午抵嘉。十五日遊凌雲寺烏尤寺。十七日遊竹根灘，宿大江化學公司錢生樹培家。十八日起，一雨成霖，簷溜未停，稍稽赴峨行程，此殆暢遊之先，反須蟄伏，文似看山不喜平，固將攬翠也，而竟聽雨連宵焉！錢生治饌款接，雨陣解嚴之中，輒買小划泛榕溪，如是五日，始得自竹根灘復來嘉定，僱黃包車赴峨眉，是時銅河水漲，青衣泛溢，樂西（自樂山至西昌）公路之橋梁路基，悉被沖壞，公私汽車停開，非恃人力車不能行；張君國權相送至蘇稽鎮而別。蘇稽因唐蘇頲入蜀始稽斯地得名，距峨眉縣僅三十華里，道中望峨眉山，浮青疊翠，雄秀如列雙眉；考山志：「峨眉山脈，起自崑崙，度葱嶺而來蜀；全山四周面積千餘里，其間二峯突起，宛如雙眉，聚秀凝翠，標英煥彩；細分之則有大峨二峨三峨四峨之別，金頂為之主峯，（劉光第謂金頂寺古稱華藏。）自峨眉縣至金頂凡一百二十里；二峨古稱綏山，形如覆釜，山頂距縣城六十里，高及大峨之半；三峨去大峨六十里，濱銅河江邊，又名鏵刀山；四峨在峨眉縣北三十里，山形皺理如花，故有花山之稱。」蘇稽道中南望峨眉山之形勢，昭朗在目，贊歎之餘，聲之以詩：

「客程肅早發，炊烟初未上，遠翠濕雙眉，西南眺高爽：四峨倚虛明，挺秀隨肩長，大宇塞青蒼，西顯脫該網；攄虹未厭跨，吐雲輒迷往。我渡青衣江，慙逐蘇家壤；壹心飫巖光，方外覓玄賞；驅羊鞭其後，綏桃大如盎；誰能長握髮，卽此可求杖！明當在山中，耆焉雲扉敞。」

蘇稽距鎮子場十五里，鎮子場距峨眉縣十五里，縣城距山麓更十五里，是時因黃包車力乏，乃於縣城換乘筏竿抵峨眉山麓之報國寺；梵唄聲作，蓋晚課時也。報國寺方丈果玲能詩，予方外法友，曩於成都大慈寺訂交，常通詩問，聞小沙彌報客至，歡然出迎，假榻

帶月山房，張蚊幬，辦香積，甚形款至。一宿而又雨作，峨山全年晴佳，時在夏曆八九月，平時霧雨飛灑，峯棱茫昧，果玲師恐余悶損，來帶月山房作竟日談，約定詰朝放晴，卽同登山攬翠，住宿萬年寺中也；贈以一詩：

「大慈蘭若親飛錫，方外遊推師絕倫！別後封書帆雪重，眼前冠服海雲皴；劇談雨勢忘欺稼，深坐峯痕欲掃鬘！明發相期攬峨翠，袈裟同訪上皇眞。」

報國寺爲峨眉山麓最大之叢林，寺枕鳳凰坪，山門竹柏陰濃，氣象閎壯；寺有八景，一曰：「龍門飛瀑；」距寺五里，有東坡所書龍門二大字。二曰：「虎溪鳴泉；」三曰：「鳳坪夕照；」四曰：「獅嶺晴曦；」五曰：「梧亭帶月；」六曰：「斷碑殘霞；」七曰：「翠樓松韻」八曰：「寶塔珠光；」方丈果玲主持廟政，寺之七佛殿及正殿大樓，借賃國立四川大學，其荷池畔之帶月山房，風景最幽，卽遊客稅駕之所。

初來名山，第一須商榷者，卽登陟之塗徑與遊覽之程序是也！與程天放校長李哲生敎授，果玲法師談，僉以登山有二路，一爲大路，一爲小路；由大路登山，則從報國寺右側之伏虎山伏虎寺出發，經無量殿，雷音寺，華嚴寺，純陽殿，慧燈寺，神水閣，大峨寺，中峯寺，龍昇岡，廣福寺，清音閣，四會亭，萬年寺，觀心坡，長老坪，初



報國寺

四五—三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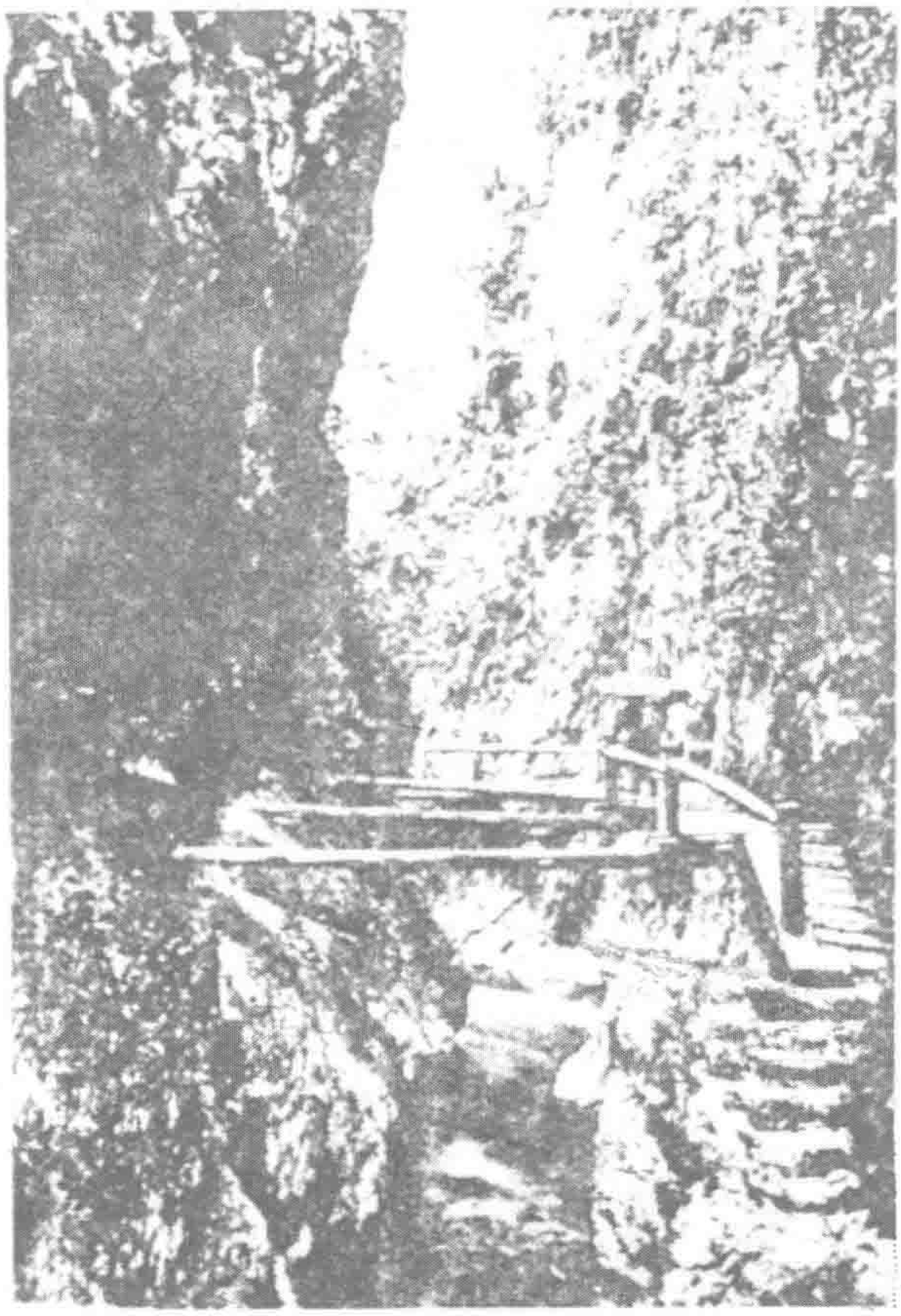
殿，華嚴頂，蓮花石，攢天坡，洗象池，大乘寺，白雲寺，雷洞坪，接引殿，太子坪，天門石，普賢塔，錫瓦殿而至金頂；由小路登山，則從報國寺左側之黃灣出發，經龍門洞，淸音閣，牛心寺，洪椿坪，九老洞，遇仙寺，洗象池，大乘寺，白雲寺，雷洞坪，接引殿，太子坪，天門石，普賢塔，錫瓦殿，而至金頂；惟遊客須登大坪涉黑龍溪者，仍以自淸音閣探尋爲便，蓋大坪爲淸音閣上坡之道，陟行二十里可到；黑龍溪爲淸音閣下坡之溪旁小道，約行五里可至；設旣至黑龍溪，仍可前進達洪椿坪，特不能不放棄牛心寺耳！總之峨眉雖寓內名山，其登山之道，卻極簡單；大路小路有淸音閣蓮花石爲之匯合，遊程至少須三日，第一日起行地爲報國寺，午憇牛心寺，晚宿九老洞；第二日起行地爲九老洞，午憇洗象池，晚宿金頂；第三日自金頂下山，午憇萬年寺或淸音閣，晚回報國寺；設遊程可預定五日七日者，則如野鶴閒雲，棲止自在，隨寺可餐可宿，正不必限兩日上山，竭濟勝之具而不畏疲也！予承方內方外諸君子之敎，決以七日之程遊山，但天候不可知，細雨岸笠，薄霧理蹻，思之未嘗無趣；設重霧終日不散，寒雨成溜不絕，則大煞風景，殊令人笑不得哭不得矣！予以七月二十四日抵報國寺，二十五日晚，程天放校長招飲七佛殿其寓廬中，席間承眎遊峨新詩，極推龍門峽黑龍溪軒皇臺之勝，醉酒飽德之餘，尤令人神飛山翠矣！是晚作詩一首：

「獅阜聖湖攬翠同，遊觀已逐虜塵空！恆河年貌隨時改，爨舍絃歌是處通；僧飯過門親法侶，郇廚饌玉慰飄蓬；多君玄賞窮幽峽，詩味功能豁我蒙！」

登山起行之前，果玲師以急須購米十石，上山供萬年寺法會諸僧衆粥飯，見告不克同理遊屐；幸在帶月山房得新識湖北李君衡三，亦一獨遊者，因歡然締爲遊伴，李君供職自流井鹽場，擅長攝影，本文所附影片，皆李君攝贈，取景雖有因余之建議而成，特配光之妙，雲光欲活，則李君絕人之技矣！予二人出報國寺山門，遵伏虎寺大路而行，伏虎寺亦峨山名剎之一，虎溪橋下，水聲可聽，劉裴村峨眉虎溪橋詩之「澗草碧如烟，僧樓紅在樹」者，宛然在目！寺額爲淸名書家蔣超所書，筆致軒翥，今寺中全部爲國立四川大學租用，梵唄絃歌，相和成趣。出伏虎寺後門，上石坡，經無量殿，解脫橋，而至雷音寺，此處山光掩映，泉瀑淙然，較之西湖之九溪十八澗幽夐遠過；解脫橋者，遊山者於此橋下溪流澡浴，解脫俗塵，乃可見佛參禮也！華嚴寺規模未敞；純陽殿在峨山中爲僅有之道觀；慧燈寺雖小，卻可覽四周之山翠，以其位置極適中也。神水閣爲大峨寺之子孫廟，因神水得名，神水一名玉液泉，石壁嶙峋之中，一泓澄碧，掬而飲之，味甘可口，相傳智者大師，離峨遠適荊州住玉泉，偶思飲此，玉女卽爲取此水以資供養，故有「神水通楚」之說，實則此種神話，

鑿空杜撰為多，蓋所謂玉女者，以此閣前本有玉女峯也！予有茶癖，承方丈肅入客堂品茗，茗色柔碧，水味甘芳，欣然賦詩：

「一徑大峨秀，攀陟疲我足！閣子先迓人，神水湛瑩目，傳聞玉女致，嵌竇潛通陸：具足八功德，種作舌根蘿；奇莽抽厥芽，雲霧幽之谷；轂舌較太肥，蛾眉遜其蹙；二美合碧甌，殊勝饌羣玉！龍鸑淹空青，麝馥散林木；對此作深暝，瘞香入詩腹；工文馬卿渴，卓女睞流矚；惜少金莖露，救死出溝瀆；我今抱山坐，喜足更少欲，飲水詫得仙，凌雲賦可續，乞住無色界，惟許茗湯綠！」



黑龍溪之棧道

大峨寺峨山之主廟，傳陸通楚狂接輿驅羊入山，始隱於此，寺因有歌鳳臺，寺宇不宏而產茶為全峨第一。中峯寺在大峨寺上，有羅漢松一株最奇古，予口謠云「大峨已過中峯到，松翠杉青落浩浩；泉近耳根何處鳴，雲堆肩上不容掃！」蓋紀實也！龍昇岡以旱時求雨得靈應為名，今亦魚筌兔蹄矣！廣福寺窳敗不堪，門內藤杖挂列甚富，遊客多就購之，至廣福寺後，遵下山路，即至清音閣；清音閣建於白龍黑龍二溪交鬪之橋上，峨眉十景中之雙橋清音即指此；峨山以幽秀冠域內，而清音閣又幾可以幽秀冠全峨，其致此之由，厥為全山之溪，至此相夾之峯下，勢如被束，鬱怒奔跳，雷動霆擊，處此幽篁絕壁之間，終不見天；峽龍噴玉，翡翠刷鮮；鳴禽噪蜩，混作一片；不必成連引我至海上，已移我情矣！牛心石在橋下陡澗泆流之中，億萬斯年未嘗動，予有二詩寫之：

「峽流山束急，匯此雙橋陰，湛碧一水鬧，鬪霆萬雷音；龍兮不在野，鬱怒濯牛心！牛兮不嚙草，化石頑至今！合此非情物，聽者忽蕭森。我聞巫峽間，玉溝碧且深；伏石名灩澦，穴舟破釜鬵；過者必沈牛，答神畏見侵！今茲其裔歟？牛心任炙！燖虜騎塞崖谷，方舟阻江潯；何時出巴蜀？歸路

聽猿吟！萬玉撞欲碎，眛此筑與琴！牛心豈識我？冥立霑雙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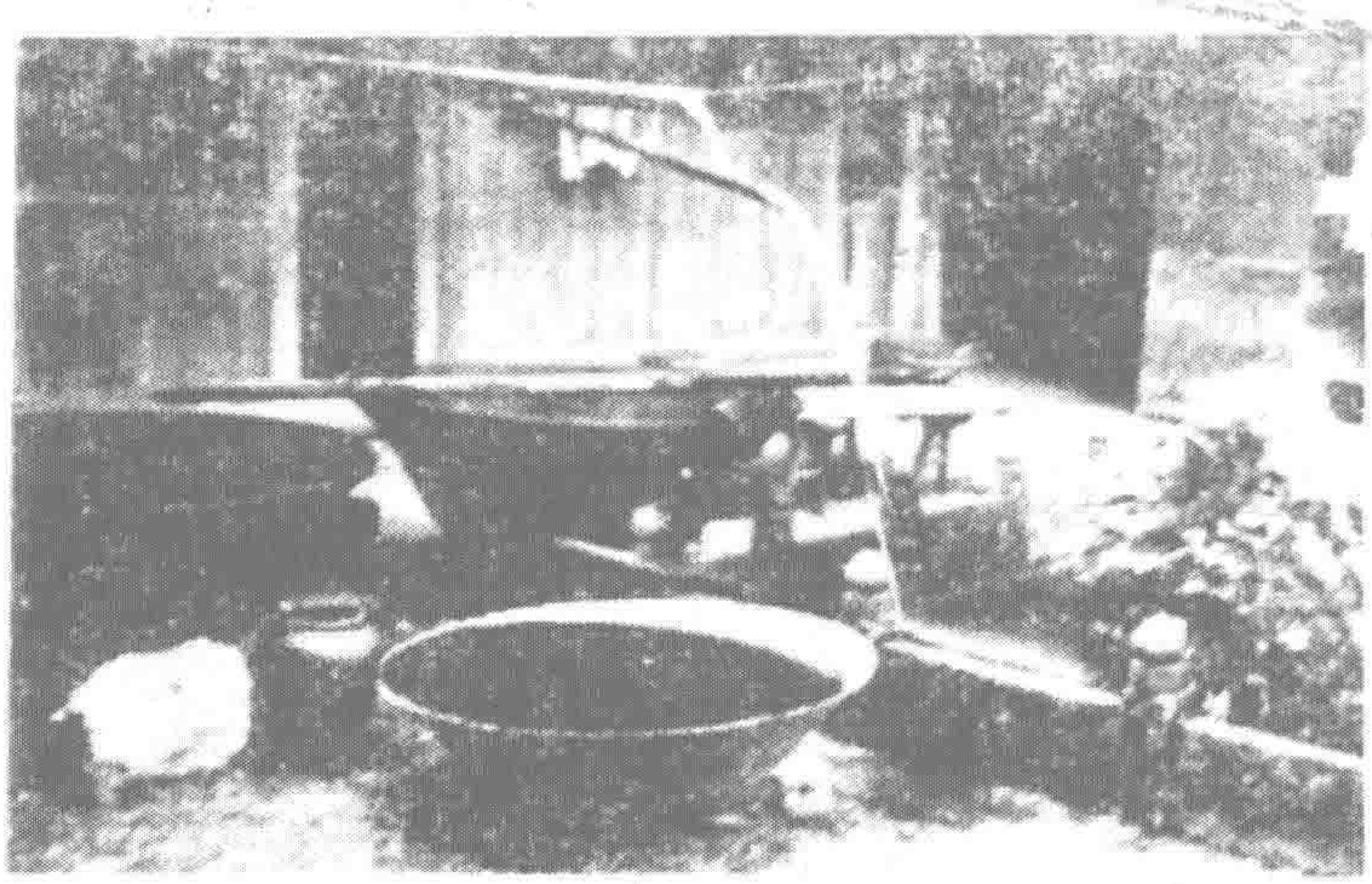
「絕代峨眉設色難，峨嵋西極倚天冠；骨青髓綠無窮好，著個牛心黑一團！（太白詩：「骨青髓綠長美好，」骨青髓綠四字，正可移贈峨眉；顧於此青綠之山園中獨見大如牛心之巨石一拳，兀卓白龍溪中，詼詭成趣，牛心大而不思，贈詩聊爲笑樂云爾！）

賦牛心石後，緣溪復爲黑龍溪之訪涉，時雨後山溜湍急，亦足草履行溪中，或依徑路斷而橫涉出彼岸，幽敻曲折，生平殆止此一度；偶見鳳蝶三四十翼，停翅異草上，人至不避，以手徐撲之，即得多版；巨蛇長丈餘，目睇人無惡意；此非仙境，卽爲魅界！行約五里許，卽至棧道處，棧道下俯碧水淵渟，谷口谽谺，驚飈襲袂，淒神寒魄，殆難爲懷！來者不惑，且觀余詩！

「黑龍溪出洪椿側，古根漱激奇鱗澀；碧噓棧道寒惻惻，嵌空臺沼天中立；太始以來峨眉雪，雪澤夜灑山鬼薜；格磔悲嘯悽老鶻，肌膚噤瘁吟不得！瘦蛟臥損青瑤席，石燕疾舞酸風入；幽恨雙眉春尙纈，弔影孱魂瘞秋月，神君草間行颯颯，山魈木魅咸肆惑；泬寥共此寥天一！前不見古後當畢！淵明空有斜川什，請來此地賦神釋！」

清音閣有屋數楹，本爲廟產，今由私立惠民小學及圖書館租得，校長兼館長爲蔣肇華女士，蔣女士爲便利往來遊旅起見，更闢餘屋爲招待所，不收膳宿費，如遊客樂捐小學及圖書館基金者，不論多少，均願登受；余等以跋涉辛苦，因就招待所進午食，晚間卽止宿是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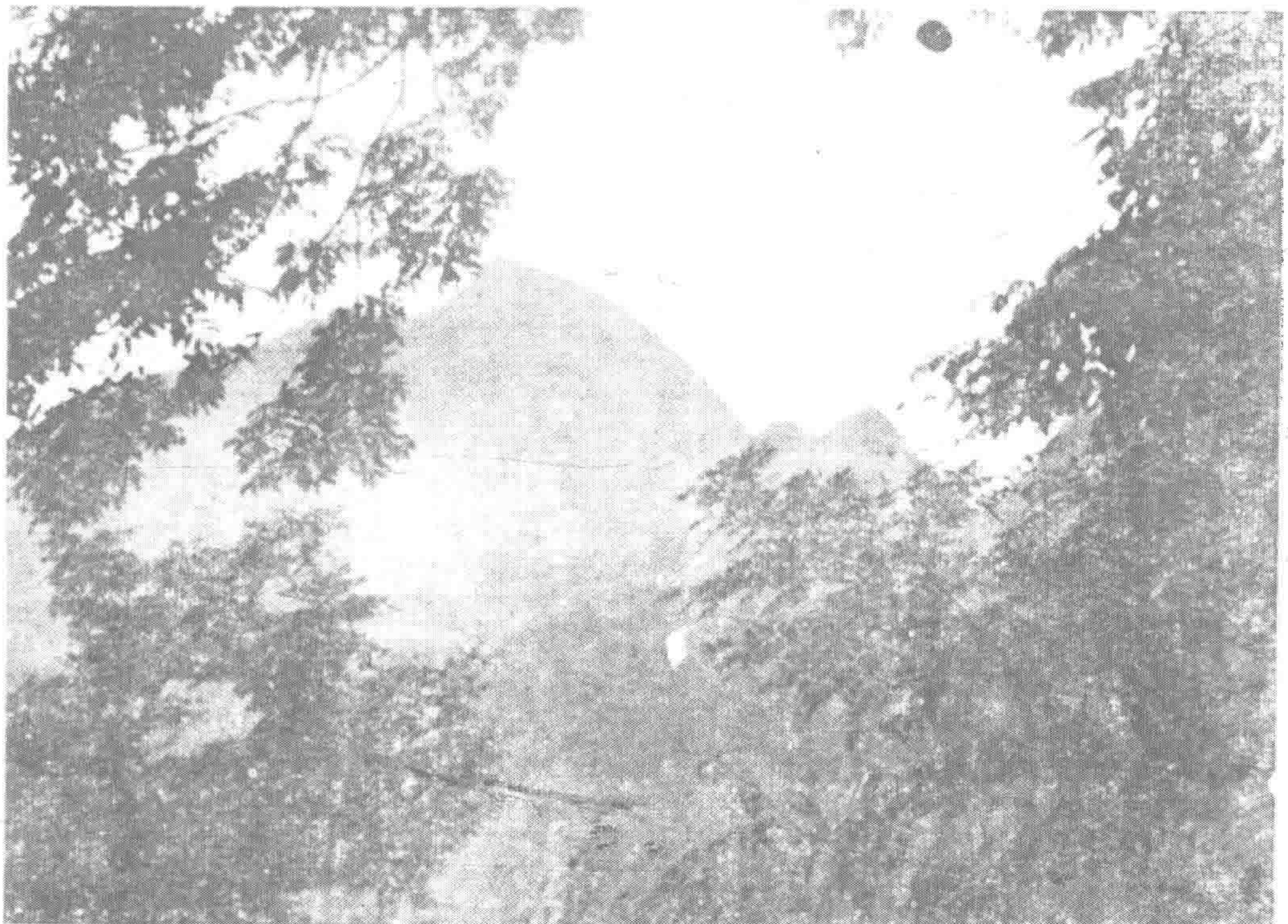
越宿精神愈爽，余與李君合僱一揹子負衣物行李，凌晨向牛心寺進發，牛心寺在大坪之下，萬山欲排其闥，風致極雋；寺不甚大而脩潔逾恆，最宜宴坐，予與李君進午餐於是，午後一時，乃沿山腰繞行至洪椿坪。



洪椿坪香積廚之古鍋鑊

將至洪椿坪山門，道中見有石坊一座，有聯云：「象鼻捲地，寶掌擎天。」味此二語，足徵此寺氣局之博大！入山門，有林森主席書題洪椿坪

四五—三三三



軒皇臺遠兆二峨

之寺額一方，洪椿坪以古椿閱年最久而得名，今漸枯萎，大可數人圍。此處淸晨霧起，如煙似雨，故洪椿曉雨爲峨眉十景之一。寺左有寶掌峯寺後有天池峯，錫杖泉庭有長方形石池一，夏季蛙鳴閣閣，山中謂之「仙姬鼓琴。」

洪椿坪以古椿得名，山僧謂尙存三株，其二已枯，其一尙枝葉扶疏。李君端鏡攝其影，請余作長歌頌之！

「峨眉西極挺奇秀，重巒疊巘林深茂；天人龍袞檀文章，藻米堂堂巽絲繡，就中椿坪三老椿，閱古霜皮岸耆舊；幹排巖岫招曉雨，根卓洪荒固靈囿，偏枯一體視禹勤，匠石驚逃脫羿彀；我聞此樹八千春，更八千秋成節候；蜀國四萬八千載，蠶叢魚鳧爲之后；三椿三閱春與秋，更見金牛誑在後？政亥存亡反掌間，彭鏗屢死敢矜壽？我作此詩非偶然，童兒聞之面先皺！轉世成智德難量，應得立名垂宇宙；朝菌晦朔不自知，朝槿榮華誰宿留？再拜願以椿爲師，歌出金石酒堪侑。」

洪椿坪爲峨山大叢林之一，所藏法器奕葉珍視；寺僧導觀其香積廚中之古鍋古鑊，鍋鑊鐵製，有明萬曆年號，鍋之直徑約三尺，比之成都之昭覺寺大鍋可煮米石餘者，略遜一籌耳！

洪椿坪遊賞半小時，日色尙早，因賈勇復爲九老洞之躋登；九老洞得名甚遠，傳說黃帝訪天皇眞人時，有侶九人，一天英二

天仁，三天柱，四天皇，五天辰，六天輔，七天沖，八天芮，九天蓬，考峨眉縣志，峨眉山一名上皇山，殆以上皇問道得名，而峨眉十景之中，九老仙府首屈一指，全寺梵宇，莊嚴精潔，法物頗多，陳設舖張，頗見雅靜。

自洪椿坪至九老洞道中，有八十四盤九十九倒拐之稱，足見山路險峻，匪夷所思！吾人眼著一級，則陟一級，足躡一蹬，則登一磴；試一俯瞰，懸崖萬丈，如脫韁之駭馬，未有不目眩心搖者，伯昏瞀人垂足二分之不動心，大可驗於今日矣！予覺峨山山路，以此一段為最幽最奇最生，撰神觀溢目，悵然賦道中詩四首：

「高寒一徑入支藜，峯列兒孫萬仞低；花暖烘雲香渡瀑，鳥驚出谷樹懸霓！六千里外攜芒屨，八四盤中躡翠梯；九老雲端應識我，試尋斷夢未沈谿！

晴曦曬瀑成虹彩，藤蔓鈎衣覺路歧；十里蜩鳴猶在耳，千年松壽只留皮！雲封金頂疏鐘斷，泥印青鞋溼磴危；隨意招我雙舞蝶，栱桐花落有幽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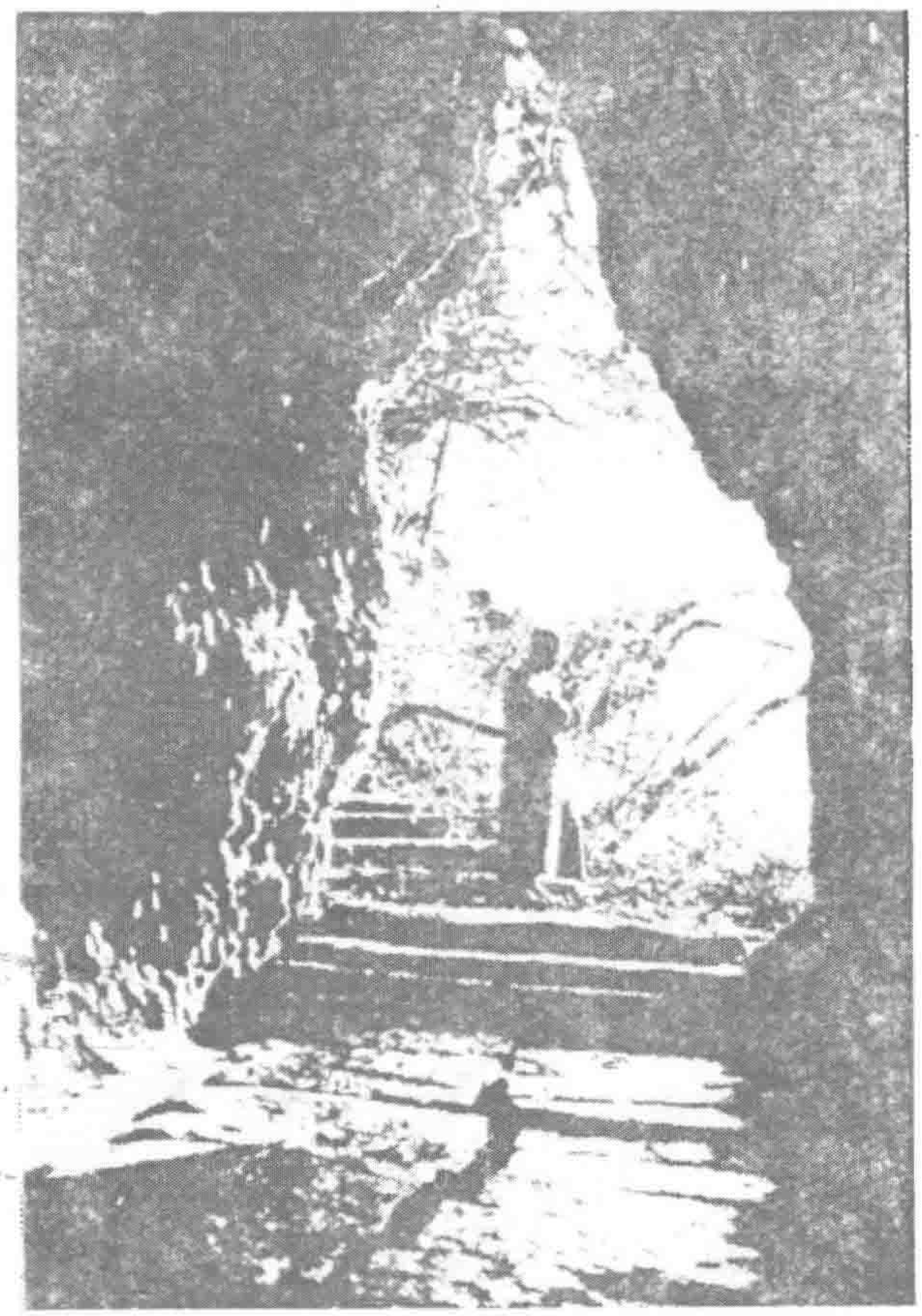
飄然筇杖出雲中，卬笮冉駹眼界空；金雁弭因能養馬，玉弓挂不為雕蟲！尋山此事令神王，劚求何情乞歲豐？已辦月團三百片，帳峯取雪煮窮通！

溼霧如雲不染衣，泉聲琴筑聽希微；羈心積曉聞猿斷，遐思齊烟看鶴飛；世故驅人人欲老，舊山種柳柳成圍，二親皆沒寧尋藥？灑淚峯腰遊子迷！」

予未來峨，即聞馬一浮先生盛稱軒皇臺之勝；抵九老洞盥洗畢，即偕李君往訪。臺為平臺，可三四丈，突出山腰，如半圓之弧形，四周雜樹杪欏栱桐之屬，如懸旆，如立蓋，於此遠眺，可見二峨，而象池之雲，初殿之樹，華嚴頂之樓閣，攢天坡之石級，靡不信目可收，洵偉觀矣！讚歎之餘，繼以聲詩：

「峻峯鑿平臺，高明亦博大！我識峨山秀，髓綠眉逾翠；南望坡攢天，金頂雲破碎，西瞻山如枕，岷峯雪明麗，東北河沼交，瑣細去如帶；虹蜺背陽生，沆瀣依夕至；決眥層累中，樹影隨鳥逝；低者畫翠溝，高者建青旆，猿猱虞失脚，金銀坐喪氣，僧言巡岩虎，黑白闖焉二；驅俗令遠揚，狐獾敢跳厲！上皇論道區，四禪無熱界；法我定兩忘，談席堪睡寐！山翠流可瀦，松濤聽愈沛；茶臼聲豈囂？竹光工醒醉！長日一棊局，幽時書還曬！嗟吾安此寮，寧思宗廟會？解屩散遊悰，誰省西來意！」

九老洞氣候突寒，僧衆被厚，識入山深矣！夜飲犍為名酒，佐以鹽落花生，酩酊良有味！一宿起床，即往尋九老古洞，行半里餘，至一呀開之巖，見燕鳥出洞掠食，疾飛如箭，洞中塑像，暗中摸索，可得知也？賦詩一首：


九老古洞

「九老腹虛眞有道，洞門玄牝自冥冥！無窮日月從天運，徹夜金銀向客明；燕舞朝光能辨霽，猿鳴幽谷強知更；攀蘿捫葛還多事，石髓變堅愧養生！」

在九老洞早餐後，即遵道登洗象池上山石級，經過遇仙寺，蓮花石而抵攢天坡；攢入坡爲峨眉第一險坡，筏竿揹子，無法助客升登，約攀躋三千七百餘級，始可達洗象池山門。其艱困可知，予有詩紀之：

「積土成山勢聳乾，高高帝座恐崩騫！南華齊物忘言地，西蜀峨眉潑翠天；蹩躠芒鞋須裂帛，奔騰拄杖似乘船；渡河香象來何意？雪澤岷山沐有權！」

洗象池之象池夜月，爲峨眉十景之一，傳說普賢大士馴象成羣，曾洗象於此池中，惜今水涸池空，夜月有難照影，空遺寂寞之山花與冥頑之猿狖而已！感成一詩：

「九老招邀上玉京，攢天坡路入雲平；客心久與清暉染，聖諦還從苦集生；伐鼓靈鼉樓殿湧，渡河香象沐湯清；殘僧接話茶烟起，別有背山負手情！」

過洗象池後，即經大乘寺，白雲寺，羅漢坡，而至雷洞坪；天候突變，徹雨飄空，因呼酒買餐於寺中，僧言佛光雖此坪亦可見，蓋坪下之雲舖如白綿，三足烏出，當有異彩也！

「菜把殘僧供，廚烟遠翠隨！犯齋親麴蘖，抄黍饌琉璃；徹雨雷車轉，開雲玉地披，有求皆有累，索飯上山時！」

過雷洞坪，午飯訖，雨止，可續進發，予等欲於下午三四時頃到達金頂看佛光，故不覺趲路之勤，距將至接引殿，雲霧又作，且雜雨點，遂於樹陰中暫待開霽；此隙李君爲雲霧中之接引殿造一像，料其必佳，予亦口占一詩：

「樓殿參差聲磬聞，松杉迎客亦成羣；老僧忘指門前路，但說登峯（謂金頂）認白雲！」

更進爲大門石闔闔晴開，最爲詄蕩；

「天門中斷石嶙峋，憭慄危岩虎豹蹲；壁海金鵝欹展翅，驅羊畸客呪依藩，風旋掃影千松直，雲起迷空七聖屯！莫謂東瞰來紫氣，從知西極正乾坤！」

行行重行行，金頂在望矣！金頂與千佛頂萬佛頂同有絕頂三峯之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步行，以三日之程，竟能登峯造極，未嘗稍有傾撲；濟勝之具如是，亦良足慰也！金頂寺本名華藏寺，劉光第裴村到此賦詩云「娑羅花下佛無言，有客攀臨證道原；雲海樓臺生日氣，雪山鱗甲是江源；登參踏井雙行屨，拜猓朝蠻五色旛；欲問藏經灰劫過，怪他銅殿不禁燔！」娑羅花金頂甚多，其花間爲淺紫深紅粉白三色，花期甚長，四月最盛，銅殿雖一變爲錫瓦殿，惟銅殿尚巍然可觀焉！



金頂

金頂祥光居峨眉十景首位，所謂祥光者，即佛光也；佛光之原理，初無神秘，其呈現一如天空雨後之虹光，蓋太陽光綫反射曲折而成也！在巖下白雲密佈之際，名爲玉地，日光自錫瓦殿屋角投射而下，玉地之上，隱隱有數光圈，如半圓形；其暈或七重或五重，七重者，以太陽本有七色也，五重者，必雲影有破碎，反射功效未完全，余於抵金頂之午後四時，實見佛光，但光之外暈僅三重，五色斑斕，虛明如鏡，甚爲美觀！最中之光圈，照見吾人自身之影，所謂攝身光者也！可惜雲層不厚，水蒸之霧，動盪往來，未克攝成一影耳！描寫佛光有五律一首：

「玉地雲鋪就，金曦過午晴；半規虹艷彩，一氣蜃噓瀛；佛現原吾影，天清助日精；奇文通造化，

妙手不貪營！」

金頂海拔爲三千七百公尺，寒氣襲人，雖盛夏儼如初冬，氣壓甚低，初到覺呼吸不便，胸部被抑然者；傍晚進齋氣溫尤減低，予所攜之衣，盡著身上，尚嫌寒威逼人，乃就知客僧借棉襖棉袍各一，御之；晚間客堂燃煤炭大火盆，方丈聖觀約遊客團圍共圍坐，並談方等要旨，其言琅琅可聽；是時爲閏六月初三夜，正在三伏之中，而金頂氣候乃如度深冬者，眞可異矣！峨眉本如蛾眉，今又有初三蛾眉之月，隔玻璃窗眺之，動人遐思，因就所感寫成峨眉見新月一詩：

「峨嵋山上蛾眉月，萬里半輪光不滅！頗怪李白詩句新，「平羌落影秋紛紛！」亦如右丞詩興闊：「九江揚州富春郭」；江山百里限河梁，一夕神飛秦至越；金頂銀輝乍堪吐，髣髴照見前溪舞綠荷！菡萏錦瑟張，白足吳娃歌斷腸；綠柳青蒲爲誰好？敗蘭蓀別何時芳？越娘扇底山水遠，慣送離人出門檻；天風浩蕩吹我還，恍見小泣紅窗晚！有情能不望還鄉？起視諸天淡黃粉。」

金頂絕高，雲霧不散，白衣蒼狗，瞬息萬變；有時鋪海萬里，日光在上，則呈現最偉觀之雲海。絕頂三峯，如三島卓立大海中，吾人此次所見之雲海，雖非鋪棉萬里，玉地通明，但容裔蒼茫吐納萬狀，亦足償平生蠟屐之願！比之黃山文殊臺則略遜，以黃山峯巒奇峭，怪松嵯峨，有非想象所能談也！然此次峨山所最能饜意者，昧爽四時起看日出，天宇初在黯慘之中，忽逢飛騰赤日之烘射，瞬時兆雲變緋，或紺或碧，陸離萬狀，五色相宜，實難喩其萬一；初日將升，色如瑞玉，漸上則精光溢射，晶皎如鏡，且峨山絕頂，西接岷雪，南通瀘瘴，日光穿透其間，多成曲折，則雪白瘴青，烟霧繽紛，尤非他處看日出所



金頂觀日出

四五—三三八

可比擬者也！余此行最喜遇李君，雲海之圖，千彙萬狀，既能表示偉觀幻變之態，而日出之影，尤足顯示蒼莽峻潔之概，於遊山之興趣與修養，實足增進無量者也！

金頂觀雲海及日出，作有一詩：

「雲未逐龍去，癡鈍若泥馬，不似華山陽，摩踶滿平野；初旭未生時，天東大爐冶，精金踴躍飛，五色爛華夏，鋪海雲作豆稭灰，吐海日耀黃金臺，絕頂三峯浮崱屴，青松號呼恐胥溺；忽然一輪蜺空騰，巨盌紅獰酒光凝！神血猶溼可驚怪！羿彀所摧今尚在！錦鳧繡雁滿空飛，赬尾紅鱗遊不疲，相賢相厄有如此，擊碎珊瑚折鳳翅！非情非理敢妄言，錦衾却覆兜羅綿，萬里我似行漠北，金沙白雪晶且潔，馬首更誰辨九州？視天夢夢竟無愁！佛說解脫「滅盡定」，無雲卽無熱與悶，安得長風萬里吹雲開，一輪皎日永作光明鏡！」



龍門鐵索橋上

金頂盤桓二日，於第三日相將下山，非不欲久留也，實以高處不勝寒，僧衣之推假，寬窄大小，未能稱身；霧瘴襲人，恐妨濟勝之具耳！且峨山難得有三日之晴，而此次霽好已四五日，貪得無厭，雨師風伯，亦將訴諸山靈，遂不廉之客矣！下山之路，仍從上山時原路至洗象池，然後取道華嚴頂，初殿，長老坪，觀心坡而至萬年寺宿焉！道中李君攝得一影，可名曰「遠山夕照」

萬年寺昔爲普賢寺，唐慧通和尚改稱白水寺，殿右山側有明月池，又名白水池，白水秋風，固爲峨眉十景之一也！寺分三殿：一磚殿，內有普賢騎象銅造像；二毘盧殿，今正作消災法會，廟宇莊嚴，爲全峨之冠；三新殿，卽萬年寺，清康熙所賜寺額也。余因果玲法師兼攝萬年寺方丈，頗承款待，作詩一首：

「無梁一柱久蒿萊，磚殿規裁起信哀！六月秋風吹佛骨，萬年花雨萃經臺！毗盧頂上思飛步，雲水光中闕舉杯；鐘梵聲流岩谷滿，道人曇綠遠山顏。」

萬年寺隨喜之後，只一龍門洞可以宴坐，路極平坦，因解僱揹子令先行，免其拘牽。未至龍門洞見有鐵索橫空交通兩峽者，乃龍門鐵索橋也！橋下危湍陡注，懸波聒鳴，亦一小清音閣矣！口占小詩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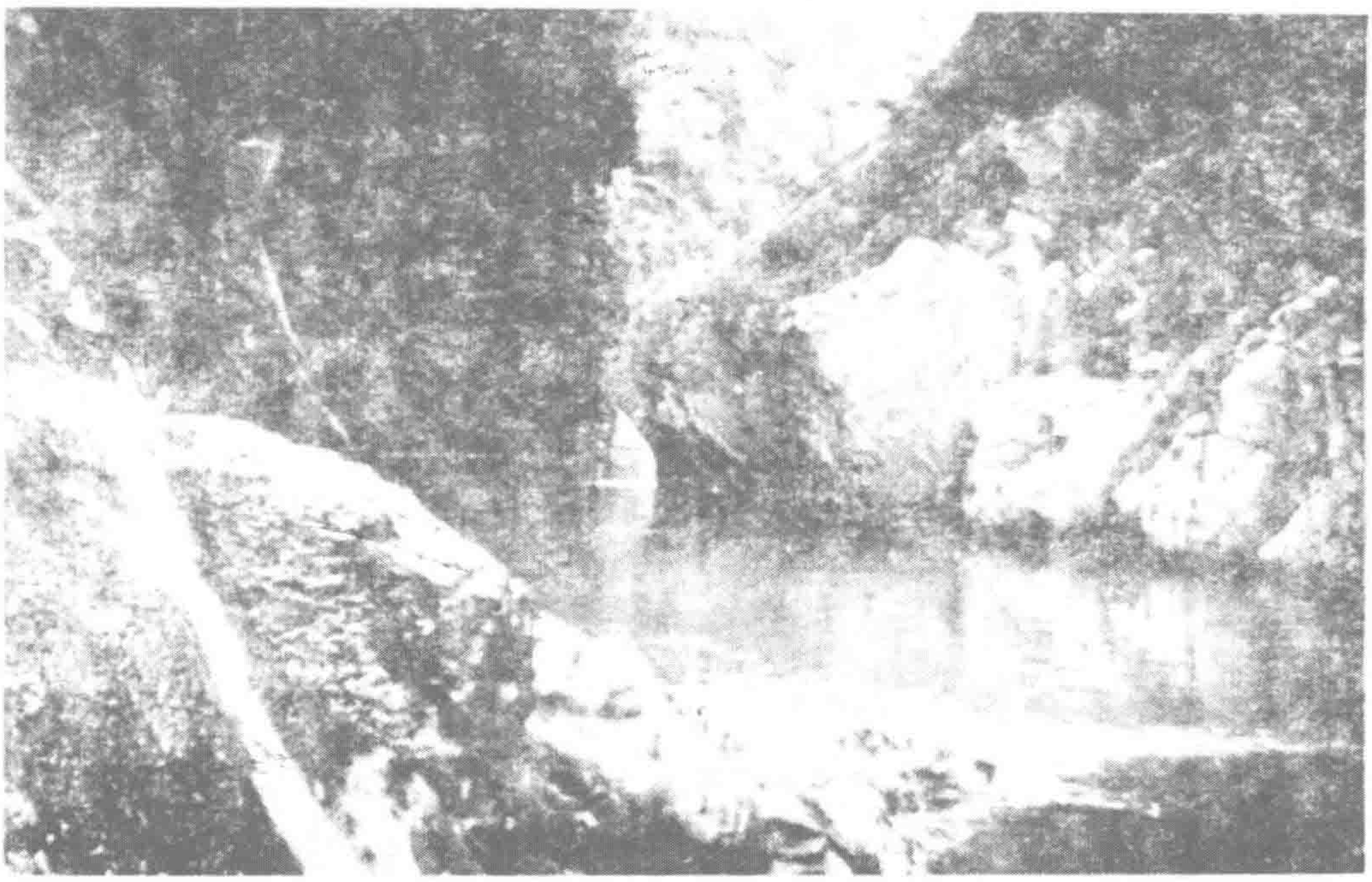
「鐵索橫空裊鴿安，危湍響瀑靜中觀；葛藤已斷行人絕，不見窮猿失路難！」

龍門鐵索橋上萬綠蔭蔚，獨行其上，頗有詩意：

「萬里沈沈結歸夢，一橋冉冉墜蒼烟；何殊立我江南岸，風動漣漪木瀆船！」

李君拍影後，隨即沿岸行至龍門洞，龍門洞外觀賓一商肆住持演觀，製茶賣茶於此。入門則聞瀑聲淙然，萬壑爭流，澄碧一色，品茗於此，清福無量。演觀索詩，余故有第六句：

「一路蜩聲不住弦，樹梢白蠟儼華顛，諸溪喻海潮初唱，大隱潛龍榻欲穿！林翠時因飄雨重，茶香容有破禪妍；峽間題刻難尋究，濟勝兼須筏與船！」（龍門峽石刻有宋賢題名，惜無筏無船，不能一游；李君因余奉峽間後為拍一照，以資臥賞。）



龍門峽

四五—二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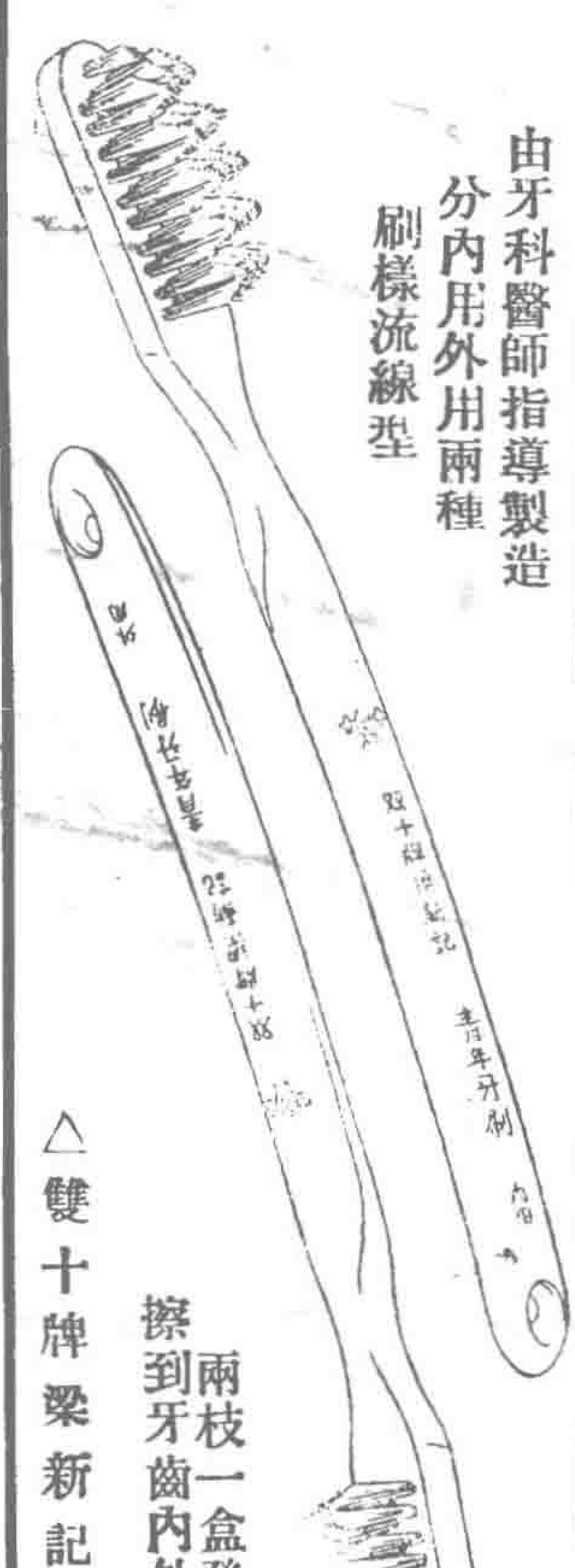
龍門洞遊畢，李君急欲赴峨眉縣城，余仍返報國寺宿，珍重而別；回報國復晤程天放校長果玲上人，咸相勞苦，以爲攬翠功高。

翌晨結束峨遊，偕李哲生教授父子返成都，過峨眉縣城順道訪聖積寺：聖積寺土名老寶古樓，有一八卦銅鐘，雙榕樹，最有名，聖積晚鐘，亦所謂峨眉十景中之一也！作詩一首，亦以殿篇：

「寶古樓崇法器雄，招提氣象毓春容！開門翠塞雙榕樹，晚課烟生一杵鐘；聖證未能由惑業，詩情難得是疏慵！歸歟先覓方藤杖，乘輿還尋蒙頂峯」

雙十牌

青年牙刷



由牙科醫師指導製造
分內用外用兩種
刷樣流線型

兩枝一盒發售
擦到牙齒內外潔淨

△雙十牌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總行上海廣東路
總廠上海法租界

安平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華商保險公會
第一號會員

安平保險　保險安平

本公司在國民政府實業部註册
宗旨——輔助社會　調劑金融　保障損失　挽回利權
營業種類——火險　水險　船壳險　兵盜險　玻璃險　運輸險　意外險　汽車險　爆炸險　郵包險　繭鈔險　電梯險
總公司——上海江西路二一二號金城銀行大樓
分公司——上海　南京　天津　漢口　哈爾濱　廣州　鄭州　重慶　濟南　青島　長沙　杭州　廣西　雲南　貴州
代理處——全國各商埠及城市
特約代理處——交通銀行　大陸銀行　金城銀行　中南銀行　國華銀行　東萊銀行　四行儲蓄會　江蘇銀行　江蘇農民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　及各分支行
本公司對於上海運往南洋羣島及荷印各屬地貨物之本保水險兵險竭誠歡迎

上海分公司北京路三三〇號　電話一八〇二六

四五—三四一

歐游旅程追記(下)

王蓀

科侖波

十二月二日　七點起來，船已停但四面都是水，以爲又在等靠岸的時間，後來那位錫蘭人告訴我，船是不靠岸的，上去要坐小汽船。於是到頭等艙將護照給職員們蓋一個科侖波的戳子，然後一同下船，坐本公司的小火輪登陸。那位越南人穿得整整齊齊在甲板上招呼我，我邀他一起去玩。天氣很熱，大家都穿白色的衣服，他却一身是黑。在小船裏有許多旅館接客的，和中國差不多，有一個人拿着一張 The New Lord Nelson Hotel 的卡片拼命向法國人兜攬生意，這未免太不識相了。上岸是海關，他們的行李被檢查，英國檢查員的架子很嚴肅。科侖波亦有洋車，車身小而高，車夫是印度人，印度的N君說是錫蘭人，B君的同族，B君很不快。

我們坐汽車先到維多利亞公園，沒有什麽特點，只有些奇怪的竹叢，竹身細而高，密生成一叢，這是以前沒有見過的。裏面亦有音樂亭，汽車路也是紅泥所築，都和新加坡一樣。科侖波的街道窄而髒，兩邊房子很低，只有一層，頂上是中國式的瓦，紅色，一切都別具風格，雖然趕不上新加坡那樣繁華。這以前所走的地方，雖分屬法英，其實還是中國，街上看到的是中國人，各處的招牌都有中國字。現在可不同了，街上看不到一個中國人，只在海關後面那換錢的地方，有「銀錢兌換處」幾個寫得不好的字。此外都是以英文爲主，以辛哈里文和塔馬爾文爲副。印度不但語言分歧，即文字亦各不相同，其中以身毒斯塔尼（Hindustani）爲標準語，據說受過教育的人都應當懂一點，這裏的印度人都不很高大，穿的是印西合璧的服裝，有些年青的女子穿了沙龍，非常動人。

出了公園，就到一個佛廟，四周是花園，建築從外面看去是西式，毫不像一個廟。走到門口，有許多印度人來替你脫鞋，因爲不准穿鞋進去。裏面的確乾淨，地面是光滑的石頭，佛像亦非常乾淨，顏色新鮮，作紅綠色，毫不像中國廟那樣陳舊。佛敎產生於印度，但印度人并不信佛敎，正如基督敎產生於猶太，而猶太人不信基督敎一樣。現在佛敎在印度的勢力只限於錫蘭島，即我國所謂的獅子國。據說離科侖波不遠的肯底（Candy）保存有佛的牙齒，可惜沒有時間去。印度N君主張去看動物園，但錫蘭的B君不贊成，一則怕汽車超過兩點鐘，二則要五毛錢門票，但大家同意要到拉維尼亞山大飯店去（Grand Hotel of Mount Lavinia）。這大旅館是在山上，俯瞰一個廣闊的海灘，對着海的平台上種有

幾棵高大的椰子樹，突出海中構成一幅美景，遠在新加坡海景之上。我們三人同照了一像，出來沿着與海灘平行的一條很長的馬路走了一會，路和海之間，有許多別墅，使我聯想起鎌倉來，不過這裏盡是椰子樹，而那裏是松樹。N君見我稱讚科侖波，大爲興奮，但B君拚命說馬路太窄，而且不乾淨。路上看到幾個印度教的廟，用紅磚和灰磚建築，別緻得很。

最後到博物館，雖是星期日，還開門，樓上都是標本，但除了那巨大的鯨骨之外，沒有什麼可以引起興趣。樓下有古代錫蘭的刀槍用具，有十世紀的帽子，有六世紀的土燈和銅燈，有古錢，有古畫。遊完，NB二君回海關取行李，并邀我們吃了飯再跑街，但我想回船吃飯，就和他們告辭分手。可是那位越南人，却提議到一家旅館（Bristol Hotel）去吃。他找到一個會講法文的嚮導，問明只要十佛郎一餐，餐後另到廊下吃茶，很涼爽。誰知付賬時要三十佛郎。那越南人去交涉，才減爲二十四個佛郎。我在外面等時，有幾個工人來和我攀談，他們說這旅館是英國人吃的，貴而不好，普通人都不去。他們告訴我，那嚮導叫托馬斯，除法國話外，還會說英意日等國話，每月可以賺四十盧比。後來我同他講日本話，果然講得很好。他曾到過上海廈門香港等地，亦會幾個中國字。瘦小的身材，不戴帽子，頭上插一把半圓的木梳，頭髮結在後頭，很可憐的樣子。他同時用英法日和辛哈里語四種話，終不免有點混亂，他自己亦笑起來了，這恐怕是他最忙的一次了。他說科侖波有不少中國貨，多是絲織物，但日本貨更多，因其便宜。日本人約有五十人左右，有正式的店舖。中國人約有三十人，多是揹了布疋在街上或鄉下叫賣，我知道這必定是山東人。這種人足跡遍天下，但不知怎樣能維持生活，更怎樣能出路費到這樣遠的地方來，他們揹的那點東西賣脫了亦沒有幾個錢。

街上有英文書店，電影院亦有幾家，和新加坡一樣，正在演那Scarlet Empress。天氣很熱，走得全身是汗，乃回來休息。港內小型軍艦很多，科侖波并不是一個很好的港灣，水既不深，又當着風，只築了兩道堤合抱起來，堤的盡頭各有一個燈塔，形成一個門戶。天色漸漸黑了，許多高處的電燈在打訊號。汽笛一聲，一條英國郵船開動了，漸漸移出堤外，駛向前面那黑雲底下去。一陣鈴聲，大家都下去晚餐。上來時又在下雨，滿天烏雲。八點多鐘船慢慢移動，走過堤門時，後面是燈光燦爛的科侖波，前面是一團漆黑，什麼亦看不見，這是亞洲的門戶，從此離開亞洲了。

大浪打進艙內

十二月三日　昨晚一離科侖波浪便大了，睡覺後船更搖得

厲害，常常聽得有水從窗口湧進去，因爲一身疲倦，沒有注意，後來招風筒被浪打進來，他們才起身關窗。今早起來一看，艙內有寸多深的水，黑皮箱和提琴盒都濕了。印度洋的風浪果然名不虛傳，但早上已風平浪靜了。甲板上人不多，海面上一羣羣的飛魚掠過。我對着東北方躺着，望着天上的秋雲，作了半天的回憶。晚上又有人跳舞，我單獨坐在一個地方聽着音樂和水聲。忽然上來兩個人，一着日本和服，戴一草笠；一穿中國黑長衫，見人便作揖，後來又加了一個人着印度裝，各人都畫了臉，鬧了一會才下去。

印度洋上

十二月四日　船向正西前進，四面除了海和天，什麼都沒有，這一段是全程中最長的。現在一個談話的人都沒有，想叫茶房把衣服拿去洗，他說小件兩佛郎，大件四佛郎，只好作罷。天氣很熱，艙內不能站足，在甲板上當着海風亦只能穿襯衫。好在每到四點鐘以後便涼快了。自離新加坡後，食堂的鐘每天要撥慢半小時，現在和上海要相差三點鐘。

十二月五日　昨晚括風，今天還沒有停，飯後在甲板上睡了一會，很舒服。上面人很少，只有那對俄國老夫婦在玩紙牌，一位少婦在打絨綫，她素不同人往來，起初以爲她是英國人，後來曉得亦是俄國人。下面五六個兵亦在打紙牌，這些人都是上海來的，使我覺得分外親近些。茶後忽然熱鬧起來，下面的人亦多了，他們一天三頓，所以晚餐比我們吃得早。

十二月六日　一早起來，把新加坡的 Sunday Times 帶到甲板上看。這次航海各方面都滿意，只是得不到國內的消息。船上每天出一張新聞報告，約有五六條消息，但五分之四是巴黎來的，其餘或日內瓦或倫敦柏林，從來沒有中國的消息。今天很涼快，穿了衣服在太陽底下亦覺得舒服。四面仍是茫茫大海，甲板上靜悄悄地，倚在欄干邊望着藍色的海水和白色的浪花，一陣陣涼風吹來，對於這海上生活一點亦沒有厭倦。後來看公告知道下午四點曾演過電影。晚上遠遠看見有燈火，以爲是島了，不一會走近來，却是一條船。

看見非洲了

十二月七日　這次航海對於我的身體有兩件好影響：第一是神經衰弱的現象沒有了，第二是上牀就能睡。早上經過兩個平台樣的島，十時許海上出現許多跳魚，許多人在照相。飯後帶了非律賓的地圖到甲板上研究經過的島嶼，認出了 Sokotra 島。茶後看下甲板的兵踢足球，所謂足球是用布裹成的，不久就踢到海裏

四五—三四五

去了忽然。抬頭一望看見山了心中狂喜如同，哥侖布發見新大陸一樣。這是非洲，是索馬里蘭的瓜達非亞角只是一二十丈高的荒岩，許多人都照相。海水已變成綠色，水中有成千成萬的球狀的東西。船尾有海鷗在追着氣象一新。太陽下山後天還未黑的黃昏時候，最爲美麗。

十二月八日　早上出去一看，又不見陸地了。看了會猶太小孩子同法國兵下外國象碁小孩子輸了，由一個像拿破崙的兵來大出了幾次風頭。天氣又熱起來了，大概是快到吉布地的關係。傍晚時我忽然發覺船是向東走，不久大家亦覺得了，正在懷疑的時候，船向右轉，逗了半個圈子，再對着西落的太陽，或許是走錯了航線。那位越南人要茶房約我明天一同玩街。後來他拿出照相機來，說沒有片子，我就給了他一卷。晚餐後散了會步，望了一會甲板上一個人多沒有我就下來洗了個澡。

吉布地的蒼蠅

十二月九日　沒有天亮便在牀上等着六點多鐘就起來。早點後，找到那位越南人因爲已到吉布地了，這裏並不靠碼頭，小汽輪又小又髒，而且每人要出五佛郎，上去的除我們外，盡是下面的水兵。水是綠色，大概很淺。路上經過一條大船，倒在那裏，模糊看得見Fontainebleau字樣，上面有許多人在。工作小船停靠在一條突出海中的長堤旁。吉布地是法屬索馬里蘭的首府，看去簡直不是個城市，只有零零落落的房子。碼頭上那小屋邊有許多骨瘦如柴，黑皮膚捲髮的索馬里蘭嚮導在等着。但另外有些埃及人或阿拉伯人。洋車是沒有，只有馬車，並看見一輛破汽車。但這樣小的地方誰願坐車。有些土人來兜賣東西，除畫片香煙和水果外，最有趣的是刀和竹槍，是電影中常看到的土人的武器。我曾把刀拿過來看了一下，做法很原始，插在一個獸皮套子裏，拔出來一看，刃都沒有磨平。在堤上看見右邊小山下有許多天幕樣的東西，我以爲是土人住的地方，但嚮導說那是鹽。走完了堤，最初經過的是警察署，這恐怕是吉布地最闊氣的房子了，建在一個高台上，三層大樓，四面有樹木圍繞着，門前有土人看守。這裏的路是泥的，樹木非常少，偶然看到一棵棕櫚樹都覺得稀奇。但使人感到最不快的是蒼蠅，數目之多，說來沒有人相信。我們身上至少有幾十個，土人身上更不消說；許多人睡在街上，用白布蓋着，滿布的蒼蠅，白布幾乎變成黑的，那上面至少有幾萬隻蒼蠅。偶然看見一個人提了一掛羊肉，肉上的蒼蠅使人看了肉麻，完全和螞蟻穴一樣。我們走到一個露天市場，賣的是菜。左邊一塊空地，有許多駱駝，土人很多，尤其是小孩子。嚮導說那邊的房子是回教堂，建築得奇怪，傍邊有一棵棕櫚

樹，我預備照像，那些小孩子很頑强地站在鏡頭前面不走，他們要錢。越南人到叫了一個警察來把他們趕走，守着我們照完相才走，我很怕鏡頭上有蒼蠅把片子弄壞。

忽然那位越南人遇到二等艙一個同鄉，他叫了一輛馬車邀我們同坐。許多地方的路是爛泥水。我曾問嚮導這裏有沒有法國人住，他說有許多，而且有英國領事館，後來我們確曾經過一個意大利領事館。此外還看見一家德國人的罐頭舖子，一個德國人看見我們便招手。我想世界之大，哪裏不好去，何苦跑到這裏來，或許有政治作用罷。除了回教堂之外，還有兩個教會，一個是希臘教會，一個據說是法國教會，大概就是天主教，門前有八九輛小汽車和四五輛馬車，今天是星期日，都在做禮拜。我們曾看到火車站，幾節車箱和一個小車頭。這是通阿比西尼亞首都阿底斯阿巴巴的。據說索馬里蘭產咖啡象牙和獸皮。回到船上，有些土人用小划子陳列東西兜賣，如畫片紙烟等。每船若有五人，其中便有三人在睡覺。船上蒼蠅亦很多，大概是那些土人帶來的，否則牠們不會飛渡這樣遠的海面。二時許，一位猶太人來和我談話，說吉布地不好，我問他爲什麼不上去看看，他說已去過三次。接着說他的身世，他生在俄國，革命時父母身亡，就逃到中國，在哈爾濱住了一年多，然後到上海，住了六年，現在是到帕列斯坦去。我問耶魯撒冷大不大，他說不大，只有十幾萬人，全市分爲新舊兩區，舊區比吉布地還髒，可是比較大；新區較好，但很小。他是到 Tel-aviv 去。他聽得我是到倫敦去，很爲羨慕。說到他家人的分散，眼睛都紅了。晚飯後，一勾明月掛在西方，船已離開吉布地了。

紅海

十二月十日　已入紅海了。其實水并不紅，而且亦不黃，仍是灰藍色。昨夜熱得很，白布被單亦不能蓋，躺着還是出汗。今早起來，四面看不見陸地，只是前後左右都有海鷗在飛舞，知道離陸地不遠。九時許經過許多小島。一早已經沒有什麼浪，但到了傍晚，眞是一平如鏡，太陽西落時，東邊的天和水是一樣顏色，所謂水天一色，分不出界限來。西邊則有幾堆黑雲，映在水裏，倒是一幅很好的畫。看了會水兵們遊戲，因爲月亮被烏雲所障，不甚清楚，乃到食堂看書，一邊有同艙的在開留聲機，唱片的花樣倒不少，裏面並有幾張東方曲子的唱片。

到了晚間九時許，我再到甲板上，月亮已不見了，偶然向船下的白浪一望，看見有光，和螢火蟲一樣。抬頭看見船後不遠有燈火，以爲是經過了什麼地方，誰知越來越近，才知是一條船。不到半點鐘已在我們之前了，欄干邊突然大放光明，不知是表示些什麼。那

船大概就是科侖波的那條英國郵船，牠先開兩點鐘，但牠曾到孟買，繞了一個大灣，反在我們前面。同船的猶太人說，達坭尼安本是德國的巡洋艦，大戰時給法國人弄過來改裝的，已用了二十年。

十二月十一日　八點多才起來，天氣陰涼，水是灰色的，兩傍常有船隻經過。在食堂裏看到有一條中國消息，這是第二次，第一次也是上海電，我擦乾淨眼睛來讀，誰知是浙江附近海盜捉去了許多傳教師的消息。還有是行政院長孫科赴滬云云。飯後海上風大，現在是向西北前進，風是迎面而來，甲板上的布蓬都拍拍作響。上面除我之外，只有那位俄國少婦和她的男人，他穿短褲，小鬍子，沈默寡言。茶後出來，水兵們在玩貓，亦是上海來的，小拿破崙對牠愛護備至；但不久那黑皮膚白制服的人照例牽出那兩條小狗來散步，見貓就大吠而追，小拿破崙怕小猫受欺，趕快把牠抱起來，牠很不舒服，從他的懷中跳出，前進兩步，擺起了姿勢。結果狗既不進攻，猫亦跑了。

下午雖然晴天，但風還是急，溫度更降低了，大家都換了秋衣，那位俄國女子竟穿上了冬大衣。五點多鐘那班水兵又玩跳背的運動。近日一到晚上，甲板上非常冷靜，既沒有跳舞，亦不開留聲機。水兵們老早就睡覺，因為天氣涼快。三等客都聚在飯廳中三桌紙牌，一桌麻將，兩個音樂師擲骰子。十點鐘我到甲板上看月亮下海，



蘇彝士運河中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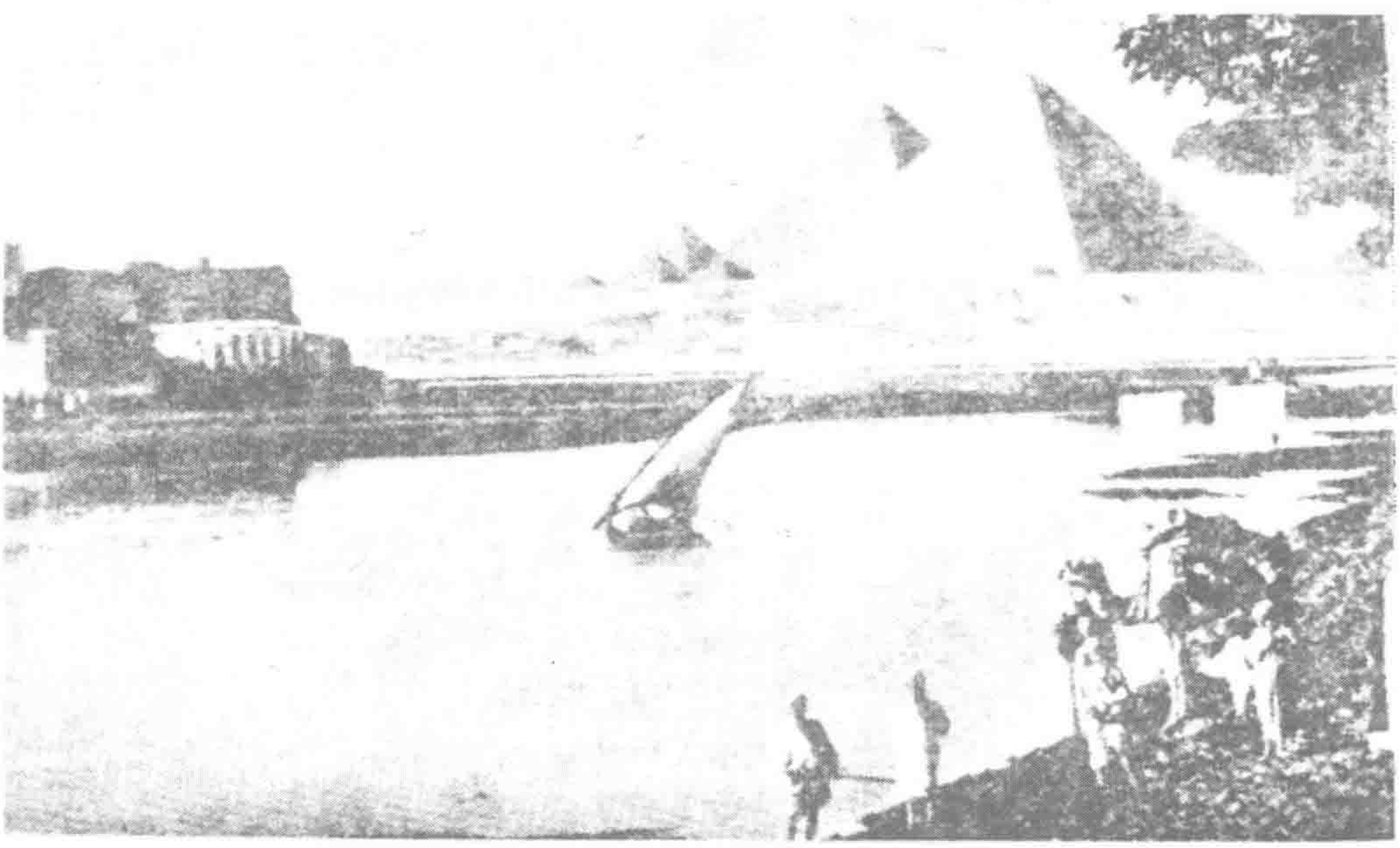
四五—三四八

可惜只是一鈎，而且接海的地方總是有薄薄的一層雲，月亮不大清楚。甲板上靜悄悄的，從前的歌聲是聽不到了。

十二月十二日　風是繼續在吹，把厚厚的布蓬都吹破了一塊，已是深秋天氣，人們的服裝都由淺變深了。同那位猶太人談了一會話，那會說五六國話的老太太亦拉着我談話，說她走這條航綫已是第三次。吃飯時，她們都把護照交給茶房頭。後來那對年青的夫婦，和那十三歲的小孩子都穿了褐色的童子軍制服，掛了皮帶，在甲板上照相。她們是在坡賽上岸，只有兩天了。下午船搖起來了，有點暈。非洲大陸出現了，大小山峯綿延不絕，今晚就要進蘇彝士運河了。天黑時溫度更低，似乎非穿大衣不可。艙內已有毛氈了。天色亦短了，五點鐘便天黑，晚餐後在樓梯邊聽音樂師練習 oboe，忽然那位像 Lupe Velez 的女子的男人來招呼我，說這次航海就要完了。船上的法國人時常向我攀談，只有那茶房頭討厭。晚上在飯廳看 L'Illustration。今天所想的是遊埃及開羅，但找不到同伴。

蘇彝士運河

十二月十三日　清早起來，天氣晴朗，兩傍已看得見土紅色的矮山，上面是淺藍色的天空，下面是深藍色的海水，好像一幅水



埃及開羅金字塔遠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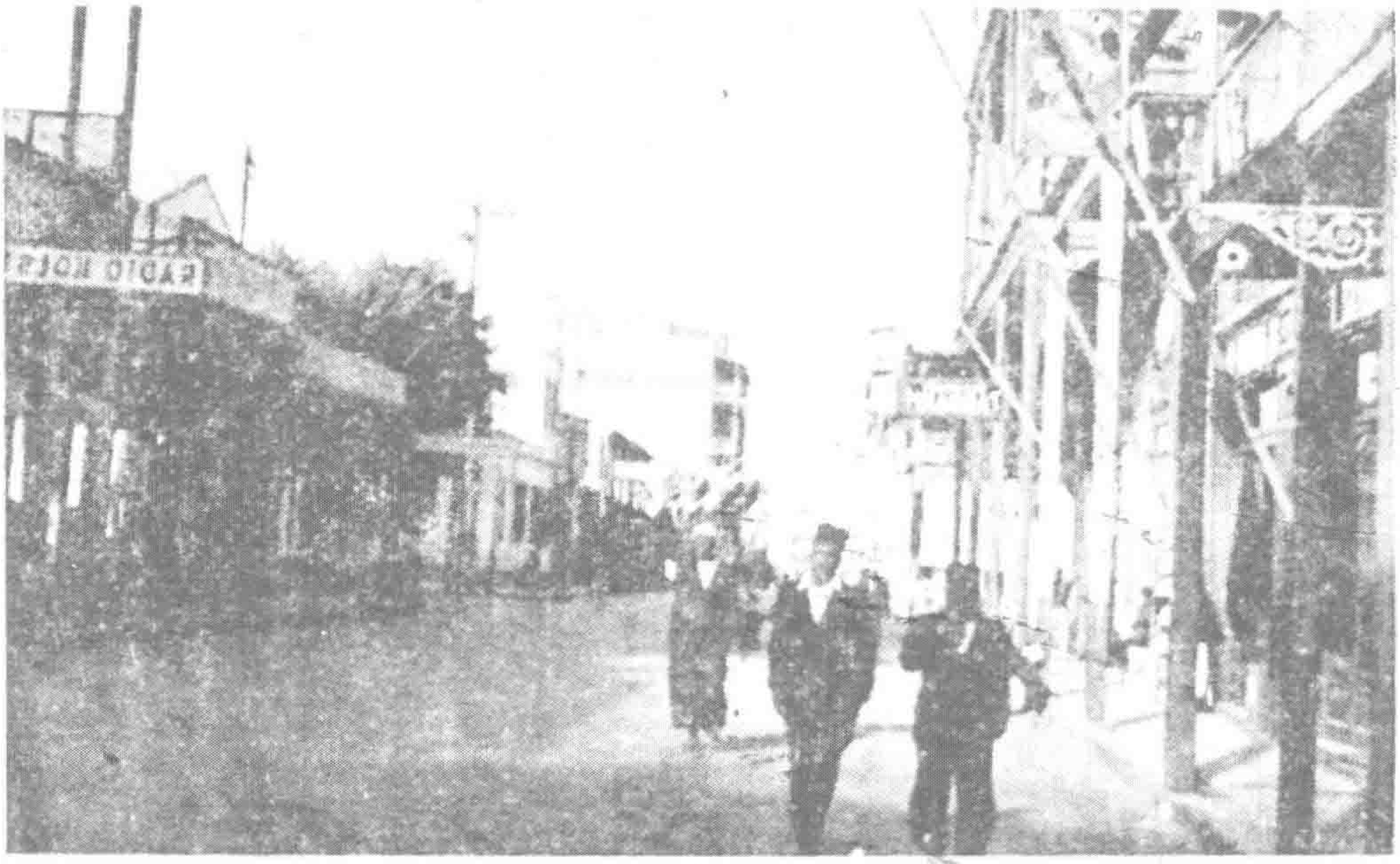
四五—三四九

彩畫。這是蘇彝士灣。甲板上的布蓬已拆去了，人們都多穿了衣服，大衣亦多了。吃飯時船已停從前聽說一到蘇彝士就有人結隊去遊開羅，有專設的汽車公司，遊完繞到坡賽回船。我早就計劃這一行。但昨晚來，簡直沒有人提到開羅。今天下船到蘇彝士去玩的人亦沒有，我很失望。飯後甲板上很爲雜亂，許多人來兜賣東西亦不知是阿拉伯人還是埃及人。服裝和天方夜譚裏的插畫一樣，每人一件長袍因爲是從頭上穿進去，所以沒有鈕扣。他們的言語非常粗强。遠遠看得見蘇彝士市許多洋房子，市左有許多油庫。這時候水是綠色的，天是淺藍色的中間一帶紅色的山，我想卽畫家如沒有親眼見過，亦沒有用這種顏色的胆量。我因爲不能到開羅去，想買點畫片就注意一個賣畫片的。他是很靈敏的，馬上把我拉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說六個佛郎一套賣給我，我說兩個佛郎，他很不高興，要我再添一點，我要走開，他賣給我了，要我守秘密。後來我又買了兩套彩色的是一個佛郎一套。此外有一掛古色古香的鍊子，吊錶用的，每塊都是倣埃及的古物而成，問他多少錢，他要二十五個佛郎，我還他一個佛郎，他大怒要我快點走開。傍邊有人用五法郎買去了。後來我用三法郎買到一掛，玩弄了半天，那廣東女子問我多少錢，那個像 Clara Bow 的女子說三個法郎很貴，因爲將來會變黃，傍邊一個法國兵從袋子裏拿出一掛來，果然發黃了。可是後來竟有一人把我拉到一個角上，問我是不是說過一個法郎願賣，這才使我啼笑皆非呢。那位越南人用三法郎買到一枝牛膠烟嘴，玩弄不休。一個法國人買了一頂波斯帽子戴上，上下不斷在起貨。

吃茶時船已在動，大家都出去，進蘇彝士運河口時，市區看得很清楚，房子很整齊，街道很乾淨。運河的寬度約十二三丈，水是綠色的，和翡翠一樣。右邊是一片黃土，一點草木亦沒有，左邊則有棕樹林，而且每走兩三里便有一站，四五間洋式平房，旁有草地，佈置得很美觀。河水浸水的部分是用砌石築成的，不過因爲兩邊都是砂土，容易崩陷，最大的缺點是河身太窄，兩條船不能對駛，所以有時要等，而且七八萬噸的大船如瑪利后和諾曼第，根本就通不過去。吃飯後那位猶太老太太到我傍邊來談話，極力讚美英國在各地的建設。她沿途指點給我看，但她說的不盡可靠。我曾問那男的猶太人關於 Tel Aviv，他只知道是在 Jaffa 的附近，Jaffa 是阿拉伯人的，Tel Aviv 是猶太人的。

坡賽

十二月十四日　清早船已停，我以爲是在 Ismailia，誰知已到了坡賽。七點多起來，找到那位越南人同到甲板上看了一下，



坡賽市街一瞥

船停在運河口，右岸有許多油庫，坐小汽船登陸，每人十三法郎，但上去的人很多。坡賽地方很大，一上岸便有許多人來左拉右扯，强拉去買東西。早上那位猶太人曾警告我，在坡賽隨時要留心換錢等事要小心。走進那條法國街，更是不得了。這樣清早（才八點）已是那樣熱鬧，滿街是人，有兩家大咖啡店已在奏樂，琴師站在門口，拚命地拉，各店都有人站在門口强拉客人，這條街無疑是專爲歡迎我們了，因爲走到盡頭就很冷靜哩。一輛馬車來招呼我們，說遊全市只要五法郎，我們就上去。

坡賽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歐洲街，一部分是阿拉伯街。我們最初到一個回教寺，其次經過一個埃及政府公園，裏面有一隻一丈多長的小鐵船，上面有 Constantinople 一字，據說是英法等和土耳其打仗時搶過來的，大概是指土希戰爭。園中有音樂亭，有咖啡店，據說到下午有許多男女來聽音樂。另外到過一個圓形的小公園，裏面有蘇彝士運河創建者的銅像。最多的是敎會，有天主敎，有猶太敎，有回敎堂，我們曾參觀過一個希臘敎堂，外面很難看，但裏面極富麗，都是顏色玻璃嵌成的燈彩。遊完車夫要十個法郎，他說講的是五法郎一個人。在法國街遇到兩個同艙的法國軍官，一同回船。那些猶太人已把行李搬到甲板上來了，我和那朋友緊緊地握了一次手，他低聲沉重地說了一句「Goodbye and good

luck」晚飯時飯廳中沒有幾個人，他們的桌子已空了，感到一種損失。船上的貨到下午一時才起完，有新加坡的馬皮有木棉襪子，是神戶來的。那些水兵對於那對青年猶太夫婦更是不捨，旅途中一個月的感情，比平日一年的關係還難忘記。他們別離的時候，兩個小兵穿得整整齊齊站着，一句話亦不說，沉默是最深刻的表示。

四點鐘船漸漸移動，經過坡賽時，一個小碼頭上忽然有許多人在搖手招呼，細看原來是那些猶太人兩個年青女子，那小孩子，我的朋友那位老太太，他們都是特意跑來送行的。下面兩個兵拿着帽子呆呆地站着，眼睛亦紅了。船過坡賽後，沿着一道長約兩三里的堤前進，這是最後一段的開始。天黑時，甲板上只有我和同艙的那位沉默的軍官，他離故鄉一天一天近了，我的祖國却越來越遠了。晚飯時那位越南人忽給我一盒極粗製的紙牌，問他爲什麼不要，他態度有點忸怩，我知道他是被騙了；下午曾見一人拿一小紙盒，正和這紙牌一樣大，用玻璃紙封好，說是……他花了三個法郎買了，大概就是這付牌。晚上甲板上一個人亦沒有，月亮雖好，但冷清清的。

地中海

十二月十五日　天陰，甲板上是濕的，地中海死氣沉沉，四顧都是深藍色的水，已看夠了。人們亦都沒有生氣。下午船搖得相當厲害，偏偏晚餐時又是鮮紅的牛肉和腥魚，我吃了湯就回房躺下。那法國軍官亦沒有吃。

十二月十六日　早上茶房來說船搖得好一點了。八點多起來到甲板上，滿天濕雲，有幾塊地方在下雨，北方有一條虹。風很大，浪仍巨。那對到英國去的夫婦，獨自躺在那裏看書。下面的水兵在照相，大塊頭，小拿破崙都在一起。吃飯前那茶房頭客客氣氣地要我塡寫倫敦的通訊處。外國人越離歐洲近越斯文而有禮貌。那茶房頭如果對人客氣一點，可說是一個有趣的人，一聽到音樂兩隻小眼睛就發光，脚亦動起來；平日他的臉已是紅的，一聽音樂更發亮了。吃飯時，那越南人給了我一張名片，原來是在巴黎一家公司裏做事。餐後在食堂聽了一會音樂。那位到英國去的人拿了一本旅行指南在查行車時間。忽然船大搖了幾下，馬上回艙，原來外面有大雷雨。躺在牀上只聽到外面的風聲，浪聲，雷聲，和船身的嘎嘎聲。晚飯沒有吃。

歐洲給我的印象

十二月十七日　早上八點鐘看見同艙的人指着窗外在談話，我就起來，船已不大搖了。到甲板上右邊看得見陸地，這是意大

四五—三五二

利的極南端，果然南歐氣候溫和，山上還是一片青草，風景極佳，山峯奇絕，不時可以看見從山間流出來的一條小溪澗。不久經過一個小市鎮，是在一個山坡上，右邊一條小河，離海不遠處有一座三拱的橋。各處都是陰天，唯獨那小市鎮是浴在陽光之下。一連兩條虹落在海邊的矮山上，這是歐洲給我的第一個印象。看了會地圖，就下來同那越南人談由馬賽經巴黎到倫敦的情形。他說晚上八點馬賽有火車去巴黎，由巴黎換車到卡萊。但巴黎有飛機到倫敦，只要四百法郎，飛機有四個摩托，能坐三十個人。茶房說到了馬賽有中國人來接。十時許兩邊看見山，左邊當然是西西里島，山并不高，山下有許多小洋房。飯後船又大搖起來，只好躺下，這是全程中最厲害的一次，我聽見別人嘔吐的聲音。

經過愛爾巴島

十二月十八日　船不搖了，而且天晴，但手足無力，頭仍有點暈。吃了早點到甲板上，經過很多島嶼。飯後右邊出現一個島，左邊遠遠有高山，我以為是科西卡，但這島相當小，其他的地形都和地圖不符，正在疑惑中，法國人來借地圖，有一位飛行家說，我們的船因風大變更了航線，不經過 Strait of Bonifacio 而沿着意大利北上，現在右邊的島是愛爾巴，大家才恍然。愛爾巴是一個荒島，



巴黎和諧廣場

四五—三五三

難怪拿翁住得不耐煩。遠處的高山自然是拿翁的故鄉了。船幷不向北走，仍舊對着科西卡行，大家都很奇怪。跑到船頭上等着，最後走近山下一個小市鎮，連房子的窗戶都看得見，這無疑是 Bastia，到離岸一兩里的時候，船向北轉，直到過了科索角才向西駛。

下午三時許起，船又有點搖，乃回到食堂，那位到英國去的人，在船上擺了一本相片簿，全副精神在整理相片，使我想到我自己那本特製的 album。天色更短了。吃了茶天已黑。晚上有很好的月亮，但和上海動身時已不同了。這是最後一天的航海生活，人們對於一種愉快的生活將要結束的時候，難免有點留戀。

週遊馬賽

十二月十九日　六點多起來，吃了早點，把十塊錢按六四折分給艙內和飯廳的茶房，整理了一會行李，船已進馬賽碼頭之多，足以驚人。碼頭上除接朋友的以外，有許多矮胖的脚夫，典型的法國人。船一靠岸，下面的人一擁而上，法國人互相抱着親了兩下響嘴。可是等了半天沒有中國人來接，只好同那越南人下去。行李擺在下面海關的長櫃台上，等了半天，好容易檢查員來了，急忙打開箱，他說了些什麼，我沒有懂，他便走了。檢查得很厲害，出了海關就叫汽車，恰好那位坐二等的越南人亦加入和我們一起，先到火車站把行李存放了。然後陪他們到殖民部，直等了兩點多鐘。

馬賽的街道窄而髒，多用長方形的石磚築成，街上乞丐窮人不少。他那朋友是法國召集的殖民地經濟會議的安南代表，待他出來又陪到一家叫 West End 的裁縫店做衣服，六百法郎一套。然後同去吃飯，八法郎一餐，空前地滿意。飯後同遊了許多地方：最先到一家百貨公司叫 Uniprise，裏面有音樂賣咖啡，女店員非常漂亮，男女學生買東西的很多。其次到馬賽公園（Gardin Marseillais）裏面有白熊，麒麟，又到一家巴黎咖啡店吃酒。法國人進咖啡店沒有時間觀念，有些人在打紙牌。最後坐了汽車兜風，把馬賽遊了一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海灘，到處是崎嶇的岩石，海中有白堊的島，其中一個是有名的 Chateau d'If。灣內浪很大，眞如萬馬奔騰。海的附近有跑馬場，公園，街上最多的是咖啡店，而且多是擺設在街上，晚上到一家 Cremerie 晚餐，八個半法郎，沒有一樣好吃的，一樣冷魚吃了很難過，一到車站就肚痛，而且作嘔，全身冷汗，失了知覺，後來大瀉了兩次，才好一點。車的構造是每廂分爲許多房間，每間八人。法國人喜歡談話，隔壁的人亦來和越南人談話。七點五十分開車，車身震動得很厲害，車中有三種文字，法德意，沒有英文。

經巴黎抵倫敦



倫敦攝政王街

十二月廿日　昨夜不能睡覺，一點半到里昂，六點半時經過Dijon天還沒有亮。八點五十分到巴黎。先同到越南人的家裏，他本答應送我上車到卡萊去，現在說他的老板打電話來有要事要他馬上去，我大失望。我沒有法子遊覽偌大一個巴黎，叫我何從遊起，而且將來自有機會。我一心想往倫敦，但有幾個朋友希望能見到，乃叫了汽車到領事舘查問，一個朋友到Dijon去了，另一個住在鄉下，既不識路，又沒有時間，心中很爲懊惱，車子經過鐵塔等處，亦沒有心思看。一直坐到北站，一位警察看見我一切都不熟悉的樣子，竟帶我辦理一切，如付車錢，打電報給倫敦的LS們，買車票等，我幾乎感激得出眼淚，因爲那省了我多少時間和憂慮。他會講英文，因他一個人，使我感到法國的文明。下一班車只有二等，他問我何不在巴黎住一夜，我說今天要趕到倫敦，只好買二等票。

十二點二十分開車，心才安。車中上來一位新加坡的華僑，談了半天。三點半到卡萊，小船已在等着。時天已近黑，海峽風浪很大，船雖小，只走了一點多鐘便到了多佛。船上是英國人，水手很客氣，遠遠望見對岸的陸地燈火時，問他們是不是英國，他們答話總要帶一個sir字。已到了禮義之邦了。多佛碼頭傍邊便是火車，先經行李檢查，檢查員萬分客氣而有禮貌，這是給外國人一個好印象。七點六分抵維多利亞車站。

遊客與交通設備

佘貴棠

「黃山在宣歙境，雄鎭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縣治，其北二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之走集而遊者罕至。」

——汪澤民遊黃山記（至元六年卽公元一三四〇年）

一

遊客之誘致殆無時不與交通設備之利便呈密切之聯繫：蓋交通愈便，遊客萃集之機會愈夥，是爲時間之因素；運價愈廉，遊客往來之數量愈增，是爲費用之因素；充時間費用二項因素之爲用，交通設備之良窳，不啻爲遊覽事業振頹之指針。各國遊覽中心組織，輒以交通機關爲重要構成份子，如加拿大之旅行署隸屬於自治領政府之運輸部，日本之國際觀光局直轄於政府鐵道省，其例滋多。瑞士全國面積一萬六千方英里，內阿爾卑斯山區佔百分之六十一，儒拉山區佔百分之十二，地勢崎嶇，交通設施頗感自然之障礙，惟國內電氣化鐵道計長逾二千五百英里，阿爾卑斯山山巓峽道路基高逾八千英尺者二處，高逾七千英尺者七處，計山嶺公路延長亦逾三千一百英里，以是各遊覽地區皆得有新式交通工具之服務，外來遊客咸能暢達而無阻。又一九三六年爲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德國開會年，該國國有鐵道定有如下之減價辦法：

一、外國人或居留外國之德國人，預定在德國境內逗留七日以上者……定價四折。

二、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之選手，領隊，管理人員，新聞記者，……定價對折。

三、參觀運動會之遊客……照定價三分之二計算。

四、遊覽特價票……旅行二百公里以上者八折，多則遞減。

五、團體特價票……十二個全票照三分之二計，二十五個全票照六折計，一百個全票照對折計。

此外並有家屬特價，學校特價等優待票，對有意來遊者均予以鉅額之折扣，其爲招徠之良好工具可無疑義。

二

按交通設備之原則，一爲設備本身之機械及工程之事，一爲

業務管理之事，大部份屬於設備之範疇者，如行駛之安全及速率，一部份屬於管理之範疇者，如遊客在行程中之便利及舒適，暨票價之定率，綜合之爲安全迅速正確便利舒適及經濟諸要點，皆遊覽交通上不可不着意佈置者也。「安全」及「迅速」兩點可以航空爲例，美國之聯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 Lines 有三大經營原則，一曰安全，二曰旅客之舒適，三曰按照規定時刻，以安全爲首要之條件。公司對於氣候之預報，除隨時與聯邦氣候局各測候站通訊外，並有自設之測候站及本公司飛機駕駛員隨時供給之消息。每一客機啓飛前必須製成計劃圖，經由「段長」核准，又每一駕駛員皆有固定薪給，不使作冒險之航行；其行進中途並受民用航空管理機關之指揮，往來各機須在不同高度之空間飛行，停留時須依次降陸。又以速率論，自紐約市至西部之黃石公園遊覽，星期一日午後六時半出發，星期二日午前八時半可達，如在公園內逗留六日，俟星期日晚歸去，星期一日晨卽可返抵紐約市，較之鐵道旅行時間經濟達百分之五十，實爲交通設備促進遊覽事業之顯例。「正確」一點，如日本之火車，觀光學讀本著者井上萬壽藏氏曰：（原書第三編第二章）

「日本火車速度以鐵道係屬狹軌（筆者註：日本採用三英尺六英寸之狹軌，與歐美四英尺八英寸半之標準軌不同，）地形特殊，傾斜頗甚，較之歐美，不無遜色；惟其行駛時間之正確，在世界先進國間殊無多讓。」（註：日本長程通車速度約爲歐美三分之二。）

計劃遊程必以遊客能供支配之時間爲依據，是則行駛時間之正確性，實爲遊覽交通工具應備之要件。「便利」可以各交通機關之遊覽程序爲例，美國鐵路之鄰近國立公園者，均定有便道遊覽之辦法 Stopover tours，假定本來遊客自公園東口之車站下車，在園內遊憇若干日，得隨時在公園西口之車站登車，賡續行程，又有週遊辦法 round tours，遊客得於出遊時取道某某等處，回程時取道其他處所，於一定時期內完畢行程，尤如格雷亨長途汽車公司定有自由選擇路線辦法 Free Choice of Routes，該公司路線所經頗多景物優勝之區，遊客得自由選定，並得自定某一地點之勾留期間。「舒適」爲設備問題，亦爲管理問題，如普爾門臥車公司 The Pullman Company 之臥車、花車 Palour Car，觀賞車 Observation Car，陳設華麗，有類中等階級以上者之家庭生活。其新式臥車之舖位長六英尺二英寸，闊三十五英寸，又各車均已添裝空氣調節器，車內恆能保持適當之溫度，是爲設備週至之例；英國倫敦東北鐵道線 London and North Eastern Line 派有列車清潔隊，隨車行動，負保持行程中車輛

整潔之責，是為管理嚴密之例。減低票價可以各國鐵道為例，法國 個人來往遊覽票或週覽票頭等七五折，二三等八折，遊覽專車之取費低至尋當票價之對折及四折，團體十人以上對折，家屬（連僕役在內）二五折，遊客用汽車團體六人以下而行程在五百公里以上者，得予免費運送；瑞士 減價票自七折至五五折不等，內分三個月來回週覽票，四十五日來回週覽票，（行程須在三百公里以上）十日至四十五日一定行程之來回或週覽票，八日至十五日遊覽票等類，但各項減價票之優待，均以逗留境內六日以上之旅客為限；德國 外國旅客得照票價四折優待，其方式係由國境以外之旅行社發售定期車票，在三個月以內有效，惟均須用外國貨幣購買登記馬克不能適用；乘船自國外航海至德者，如經船長出給證書，亦得一體優待；意大利 外國旅客預定逗留六日以上者個人照票價對折，八人以上之團體照票價三折。另有定期遊覽票分六日用十五日用三十日用等類，折扣遞增。又意大利國有鐵路定有蜜月旅行，金婚銀婚紀念旅行優待辦法，凡具有充份證明之旅行夫婦取費照票價二折至三折。蘇維埃聯邦 國外遊客均得利用國營旅行社（Intourist, Inc. 之定期包費遊覽辦法，預定逗留七日至十日者照鐵路票價七折，十四日者六折，二十一日者對折。遇有特殊娛樂節目時（如莫斯科之戲劇節）往



紐約港口之五巨船：倍倫加利亞號（英五二，一〇〇噸）；喬傑克（英二七，七五九噸）；諾曼第（法八三，四二三噸）；勒克斯（意五一，〇六一噸）；歐羅巴（德四九，七四六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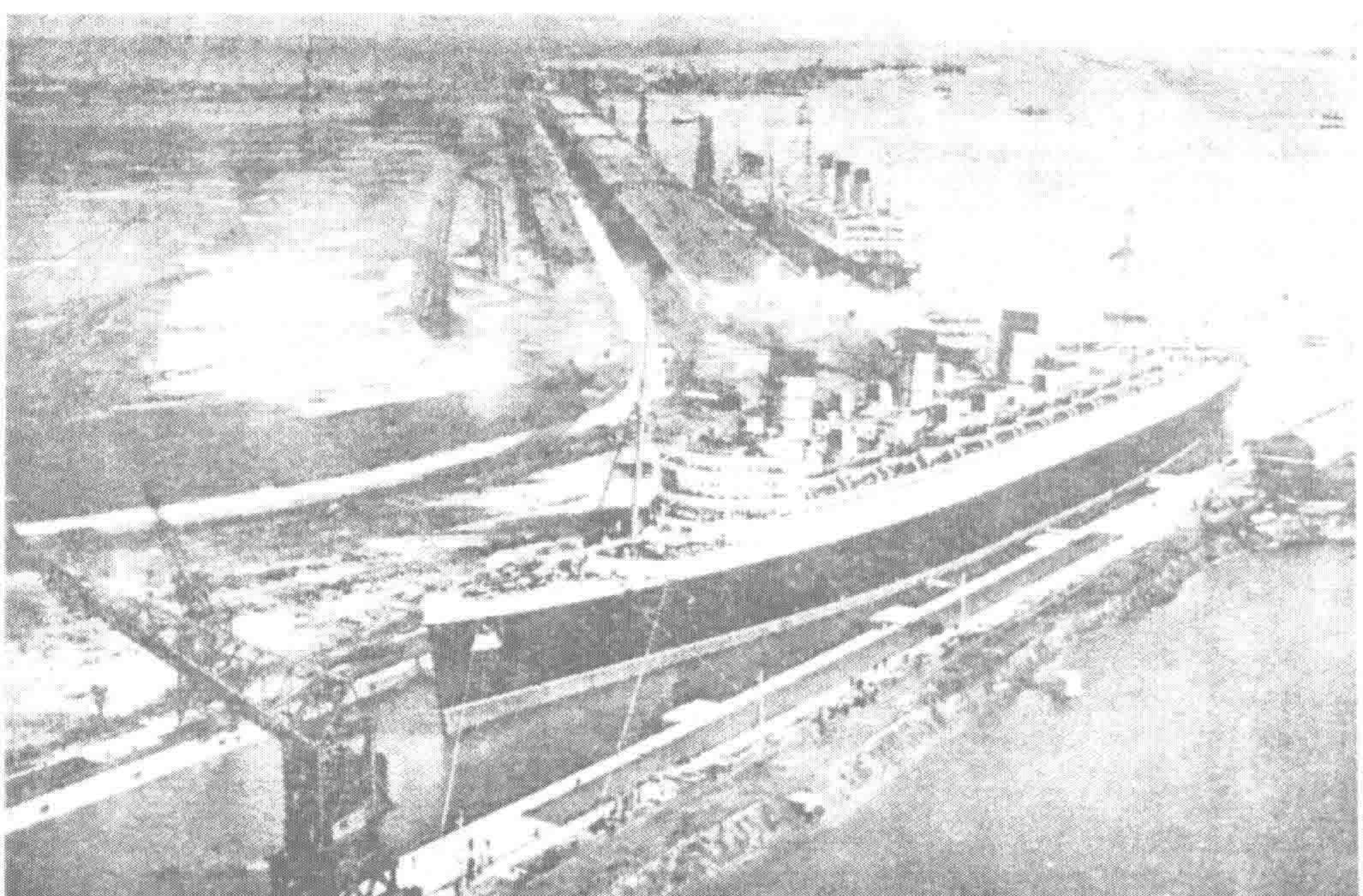
四五—三六三

來遊客得享受折扣票價之便益。綜上所述，凡遊覽事業發達之國輒爲減低鐵道票價之國，惟加拿大鐵道與美國鐵道有營業上之聯絡，又美國人加遊客以自駕汽車者爲多，故鐵道票價尚非誘致遊客重要之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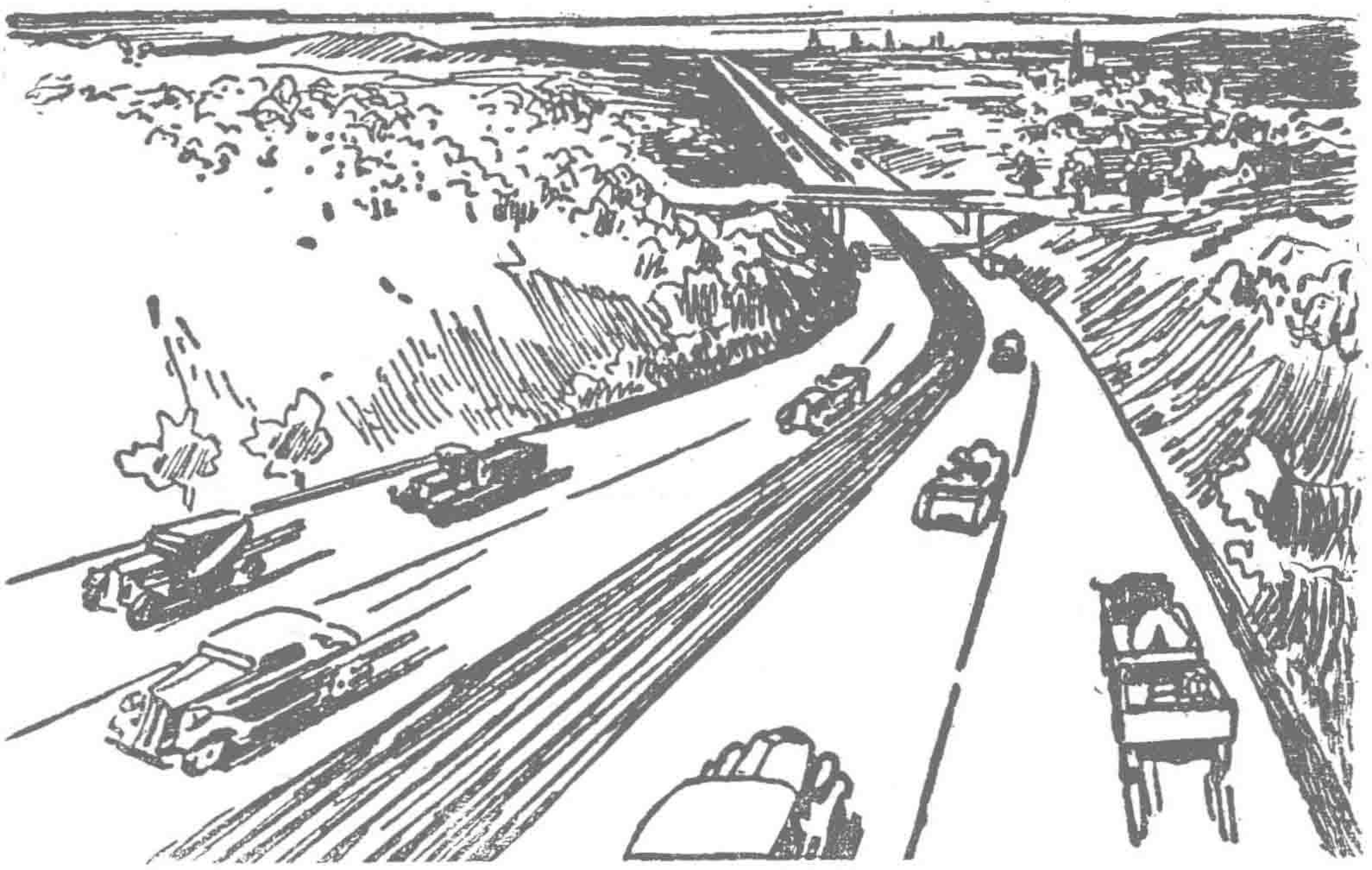
三

進一步言，交通設備之尤有關於遊覽事業者，爲船舶及公路兩項，主持遊覽事業者應予注意。例如大西洋上之藍帶競爭 Blue Ribbon Contest 至有傾舉國之財力人力以從事一船之建造者，固以國威所繫，不得不出以極端愼重之處置，而其關係於遊覽事業之深切，尤不待言。一九三三年際世界經濟不況，惟德國郵船布累門號以擁有速率記錄，旅客運送業務比較上最爲發達；嗣意大利政府以大西洋遊客運送爲北歐諸國所壟斷，特組聯合公司啓建「勒克斯Rex」及「薩伏伊公爵號Conte di Savoia」二船，前者自直布羅陀西駛紐約港口，橫渡大西洋時間僅爲四天十三小時三十八分，遊客往來之情勢爲之一變；法國政府踵起，建造「諾曼第號 Normandie」巨舶（本年二月九日在紐約港失愼險遭全毀）於一九三五年六月作處女航，舉國興奮，有「海上法國 La France flottante」之稱。至英國巨輪「瑪麗皇后號 Queen Mary」原於一九三〇年動工建造，惟因世界商業衰落，工事濡滯，延至一九三四年由政府與庫納特白星郵船公司訂立協定，貸款九百五十萬鎊，始得於一九三六年完工，「瑪麗皇后號」之姊妹船曰「伊麗沙伯皇后號Queen Elizabeth」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水，預定一九四〇年四月啓椗駛美，與「瑪麗號」交替駛行，合組爲大西洋上最大最速班輪，卒以戰事猝發，此項計劃未克實現。各國巨額噸位之郵船一方面爲造船工程駕駛技術進步之象徵，一方面亦爲設計裝飾經營管理成績之表顯，綜合論之，郵船不啻爲國家之代表。如諾曼第號駛美之始，法國橫渡大西洋郵船公司曾主辦「諾曼第號模型競賽」，參加者不下三萬名，其最後之評判儀式在紐約港口該號輪上舉行，以第一第二名入選者得免費搭乘該輪赴歐遊覽，以第三第四名入選者得免費搭乘該公司輪赴西印度羣島遊覽，船舶與遊覽關係之密切是其一例。又如柏牟達羣島位於大西洋西部，距美國東海岸約六百英里，其地氣候和煦，風景秀麗，惟以交通不便，初不爲美國一般遊客所矚目，迨一九三一年輔尼斯柏牟達輪船公司 Turness-Bermuda Lines 建造柏牟達君王號 Monarch of Bermuda（載重二萬七千噸，設有高等客艙）及柏牟達皇后號 Queen of Bermuda 二輪行駛紐約至該島哈密爾敦埠定期班輪，遊客

往來乃漸臻殷盛。該兩輪係用電動機駕駛，各艙均附私人浴室，較之橫渡大西洋之華麗郵船設備上未遑多讓。按柏牟達羣島距紐約海程快輪僅四十小時，而景色與北美大陸迥異，原具吸引遊客之要件，惟其遊覽資源之開發，仍有賴於交通設備之進步，可謂船舶與遊覽關係密切之又一例證。至各輪船公司所辦各種「巡遊」Cruise，大之如世界週遊，小之如近海巡遊，尤如挪威海岸之峽谷，阿拉斯加之冰山，地中海北岸之洲渚，日本內海之島嶼，悉遊娛觀賞之所資，尤為船舶與遊覽實際聯繫之顯例，更小如北美洲之大湖巡遊，瑞士各地湖上巡遊，雲水烟波，飛帆沙鳥，嘯傲其間，猶置身圖畫之中，則船舶交通與遊覽之標的事實上竟無二致。以言公路，加拿大政府所訂便利美國遊客汽車入境之法規，卽為鼓勵公路遊覽之策略，可置不論。墨西哥同屬鄰邦，而以交通聯繫不如加拿大之密切，遊客往來亦逐遠遜於加拿大之繁榮。惟美國通達墨西哥之汎美公路 Pan American Highway 經於一九三六年完成，根據遊客入境統計，一九二六年僅七千九百四十八人，一九三六年亦僅九萬二千零九十二人，至一九三七年公路開通後，卽驟增至十三萬零六百三十七人，一九四一年估計可達廿五萬人，自為交通發展之成效。凡遊覽事業發達之國，必積極從事於公路之建設，路線之普遍如法國公路里程計六十五萬公里（核計國土



泊於桑波頓港口之英巨輪瑪麗王后號



德國之公路

面積一方公里內含有公路一公里强，）新西蘭全國面積僅十萬方英里而公路里程達五萬英里。設備之完善如瑞士國內汽油站計六千所以上，山嶺公路，除通常之安全標誌外，各要點設有電話箱及水站，專供汽車遊客應用。瑞士遊覽俱樂部 Touring Club de Suisse 並派駐巡查人員分乘機器自行車巡邏，隨時為遊客作援助。又如德國之國道 Reich Motor Road 寬達七十九英尺，來道去道各闊二十四又四分之三英尺，其間配置草地十六英尺半，又來道去道之外緣各留路基六英尺半，可容來去各六車並馳絕無阻滯。每隔十二至十五英里設有岔道一處，俾車輛循此駛入國道或自國道轉往支線道路，而無礙於其他車輛之往來。此項國道據一九三九年計劃共七千五百英里，德國當軸誇為世界最優之公路。此外次等國道稱為 Reich Road 延長亦達二萬五千英里。其誘致公路遊客之方策，法國來法遊客預定在境內逗留六日以上者，得向法國駐外領事館，旅行社，國有鐵路事務所，輪船公司，航空公司購買「遊覽旅行證」Carte de voyage touristique（代價四十法郎）有效期三個月）如持有該證，可在各地海關事務所或汽車俱樂部領取汽油劵，憑劵購油每一公升減價半法郎，以六百公升為限。瑞士入國汽車遊客可在車缸內滿儲汽油，免繳關稅，預定逗留三日以上者得照國內市價七折購油。

意大利入境汽車遊客如持有全國旅館遊覽聯盟旅館劵，可憑以領取汽油劵每旅館劵一紙發給汽油劵二紙；意國國內設有全國遊覽事業協會（ENIT）特約油站多處，遊客得憑油劵向各站購取廉價汽油，又意大利皇家汽車俱樂部可免費出給證書一紙，持有人得在該俱樂部特約之停車場停車，不取費用。卽遠如新西蘭一九三九年以戰事關係汽油消費應由政府管理，惟國外遊客如經政府遊覽局證明，仍得不受法令之限制。各國山嶺公路如歐洲之阿爾卑斯山路，美國及加拿大之落機山路，平岡疊阜，闔闢蜿蜒，其於城市居民，一旦深入其境，清幽曠邃，遠懷高寄，尤為公路與遊覽聯繫之顯例。美國格雷亨長途汽車公司之廣告，謂汽車旅行可直達名勝地區之中心，為他種交通工具未可比擬之優點。例如意大利之「羅馬執政官」（Consul）公路，留心史事者宜感興趣，芬蘭之「北極公路」，往遊者得循以觀察「午夜日光」之景色及特殊民族（Lapps北歐蒙古種人）之生活方式；更如美國之「國有觀賞公路」National Parkways 以公園與道路併稱為特殊美化之道路。「國有林苑」 National Forests 「公共休養地區」Public recreation area「國立公園」National Parkks 公路之配佈既密，整治尤為積極。弗基尼亞州之盛南多阿山谷設有「天際馳道」Skyline Drive，計長一百〇七英里，所經地帶有「天生橋」「巖洞」石室諸勝，叢山灌木交相映帶路側兼闢觀望臺多處可資憑眺。

四

交通與遊覽之聯繫，如瑞士聯邦鐵路之客車特設廣闊玻窗，德國國有鐵路特殊設計之遊覽專車，將狄塞爾引擎藏置車底，便利乘客觀眺。日本郵船會社在優秀船舶上駐有旅行問詢員，美國公路設有各種道標（如史蹟名勝，地質或地理上之特點，特殊之生物）及距離半哩左右之輔助標悉其實例。此種傾向，在遊覽地區內尤為顯著。遊覽地區內遊覽與交通之配合，可分為運動式交通及娛樂式交通兩項。前者如徒步遊覽，乘騎遊覽，泛舟遊覽，後者如意大利威尼斯之平底遊船 Gondola日本之人力車，德國一九三九年開闢之馬車遊程，奧地利阿爾卑斯山區之鍊索鐵道，皆為配合於遊覽之交通設備，則二者關係之密切竟至不可分判之程度。

五

更有進者：除遊客本人輸送之便利外，遊客對本鄉之通訊亦為交通設備中重要之一項。德國國有鐵路之快車侍役皆可收受

明文電報，隨時在最近車站代客拍發，柏林與漢堡間之快車且備有無線電發報機及無線電話機，旅客之因事欲在中途與德國及歐洲其他地方通訊者，可絕無不便之感覺。船上各地電話裝置最為普遍，與國內及國外各大都市均可通話，雖遠遊深山僻壤之間，亦得熟聆親友之謦欬，彷彿晤叙於一室之內。凡此遊客與本鄉直接接觸之工具，所以予遊客以心理上之安慰，其效果往往較輸送工具之安全迅捷等因素為更著也。

菲律濱瑞隆興鐵業公司



本公司創設垂七十七年資本菲銀四百萬元總行設在小呂宋分行設在宿務納卯等埠自辦歐美貨品批發零售價格公道營業種類如下

五金貨品

鋅板鐵板 鐵條鋼條 銅板銅條 鋅管鐵管 釘類螺絲 鋼索鋅線 洋灰磁磚 油漆色料 廚家用具 浴室用具 農家用具 船用器具 建築材料 機房器具

汽車機件

全權代理世界最大汽車廠美國通用摩托公司

GENERAL MOTORS

CHEVROLET

正牌[芝佛力]汽車貨車機件

A-C Spark Plugs DELCO Batteries
PACKARD Cables TRAINOR Springs
NEW DEPARTURE Bearings

機件六千餘種適合各牌各式汽車貨車之用

橡皮車輪

美國啟利公司秘法精製之橡皮車輪

KELLY Springfield TIRES

堅強耐用五十年來銷行全球口碑載道

名廠代理

全權代理以下美國名廠出品

CERTAINTEED Paints
INSULITE Building Boards
KOHLER Plumbing Fixtures
NATIONAL Wall Tiles
OIC Iron & Bronze Valves
ROCHESTER Wire Ropes
SYRACUSE Babbitt Metals
TROY Chains

YUTIVO SONS HARDWARE CO.
YUTIVO BUILDING, 404-424 DASMARIÑAS, MANILA, P. I.
P.O. BOX NO. 47 TEL. 2-43-53
MANILA BRANCH: R. PAPA & MORAITA, SAMPALOC, TEL. 28430
CEBU BRANCH: JAKOSALEM & MAGALLANES ST., CEBU CITY
DAVAO BRANCH: STA. ANA, DAVAO CITY

四五一三六八

歐美采風記

（四五）

沁明女士

一月十四日　一位胡君來談談我們在愛廷堡那位親戚的毛病，我叫傭人先預備些水菓和三明治，把修明早當晨餐鬧鐘撥在六點三刻上，然後才睡。

一月十五日　六時半還不到，修便醒了；他心中有事，睜着眼聽見送牛奶的人已經來過，他就起身，天還是漆黑，冷得非凡，一會兒柯林斯先生打電話來。我替修把晨衣及拖鞋放在箱內，他出去寄兩封信回來時凍得手臉似冰，喝了一杯熱茶，一塊三明治，汽車來接，他動身到愛廷堡去了。我也再睡不着，八時起來，上午在家練琴作功課，下午去找金女士，昨日約好同去買東西的，去幾家大百貨商店，我買了些衣料，裏子和面子，滾條和絲線，認眞的預備自己做裁縫；喝過茶後去看岱維絲（Bette Davis）主演的影片，金女士是研究戲劇的，大大賞識她的技藝，我却是初次識荊；觀影後在北京樓吃過晚飯回家，同學林君由立佛浦至倫敦來訪未遇，留下一張名片。

一月十六日　昨日與金女士約好今日去看足尖舞，與林君吃過中飯後，邀他也同去，到賽特勒斯威爾斯戲院，看見門外等候購票的人排成辮子，約有兩三條長，進內買比較價高的定座位票如是用不着挨次序去買。今天的節目是採取俄國名音樂家契柯司基（Tschaikowsky）所譜的菓鉗曲（Casse Noisette）編排的跳舞，劇情是聖誕節故事，描寫一個小孩子得到了許多玩具，盡興玩耍一會睡着了，這些玩具都在他的夢中跳起舞來，音樂同舞蹈均佳；還有一個節目是神祕故事（"Gods go a-begging"）這一齣實在不大合我的胃口，看完後要喝茶，竟找不到地方，家家客滿，走了好遠才找到一家尚餘幾個空座，英倫的五點鐘眞可謂之為「喝茶世界」。

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接到修由愛廷堡來信，敘說沿路的情形；當天下午五時他本人也回來了，帶着一位好多時沒理髮的病人，我國大使館早已替他預定下療養院的房間，然而他到了我們的住所後，堅持不願到別處去，可是我們的住處並無空屋，祇得極力的安慰他，並送他到療養院去，距離不很遠。修找出幾件自



愛廷堡是英倫三島上最美麗的一個城市。圖示中心區的皇子街，道路整飭，景物古雅，西望山巔爲古堡。

己的衣服去給他替換，到七點鐘才囘來，吃了夜飯很早就休息了，因爲他昨夜陪着病人，通宵未敢合眼，故而疲乏極了。

據修講：夜間和他同臥一室，見他一根根的香烟接着抽個不停，咳聲嘆氣的，眞是提心吊膽，生怕出了什麼差池，責任可太大了。

他們在約克城（York）過夜的。

一月二十二日　大雨，曾表妹同左君來訪，一會兒送左君回病院，請曾表妹吃中飯，飯後我到銀行去，並買些東西，五點鐘修同曾家表妹去邀譚總領事喝茶，討論病人安排方法，却也難爲他們操心。

兩性間雙重道德問題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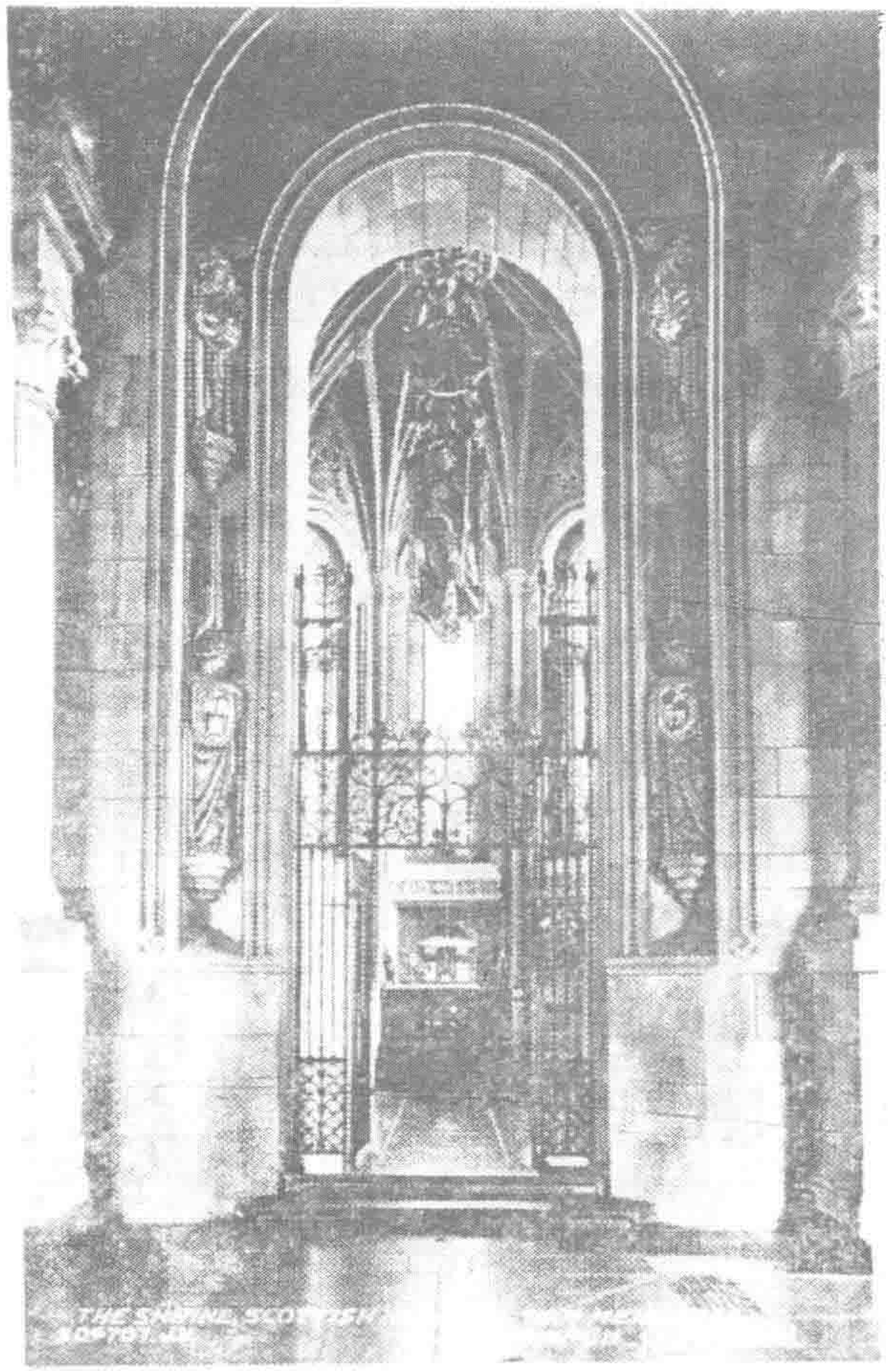
一月二十三日　一早曾表妹來，修同她出去找房子，按着報上分租的廣告，挨家挨戶的去看，找了一上午，仍回到我們住處對面的一家，商量着想分租幾間空房，四人合住，租些傢俱，大家講得似乎有些像瘋狂，可是這問題實在有些棘手，困難還不祇是一端。

晚上八時去中華協會赴張思旅君和李女士新婚後的雞尾酒會，新娘紅光滿面，益見嫵媚，兩位新人都是極開通的人物，因此「鬧新房」的儘管鬧，總能從容應付，並且很慷慨的討論新婚第一夜如何證明是否處女的問題。新娘見解獨特，口才更好，頗能替

摩登的女士們辯護一番，尤其是對於我國廣東人用燒猪的習俗，加以駁斥，顯然的和普通新娘迥然不同。

一月三十日（星期六） 近來修爲了左君的事，和曾表妹兩人忙得精神非常勞頓，幾乎寢食俱廢，今天我特地去買隻嫩鷄（祇二先令六便士）回家來紅燒了，味兒還不錯，他才好好的吃了一頓飯。下午請同居的女藝人喝茶，因爲她不久便要離開此處到別處去就事，晚上幾位朋友來玩紙牌，到午夜始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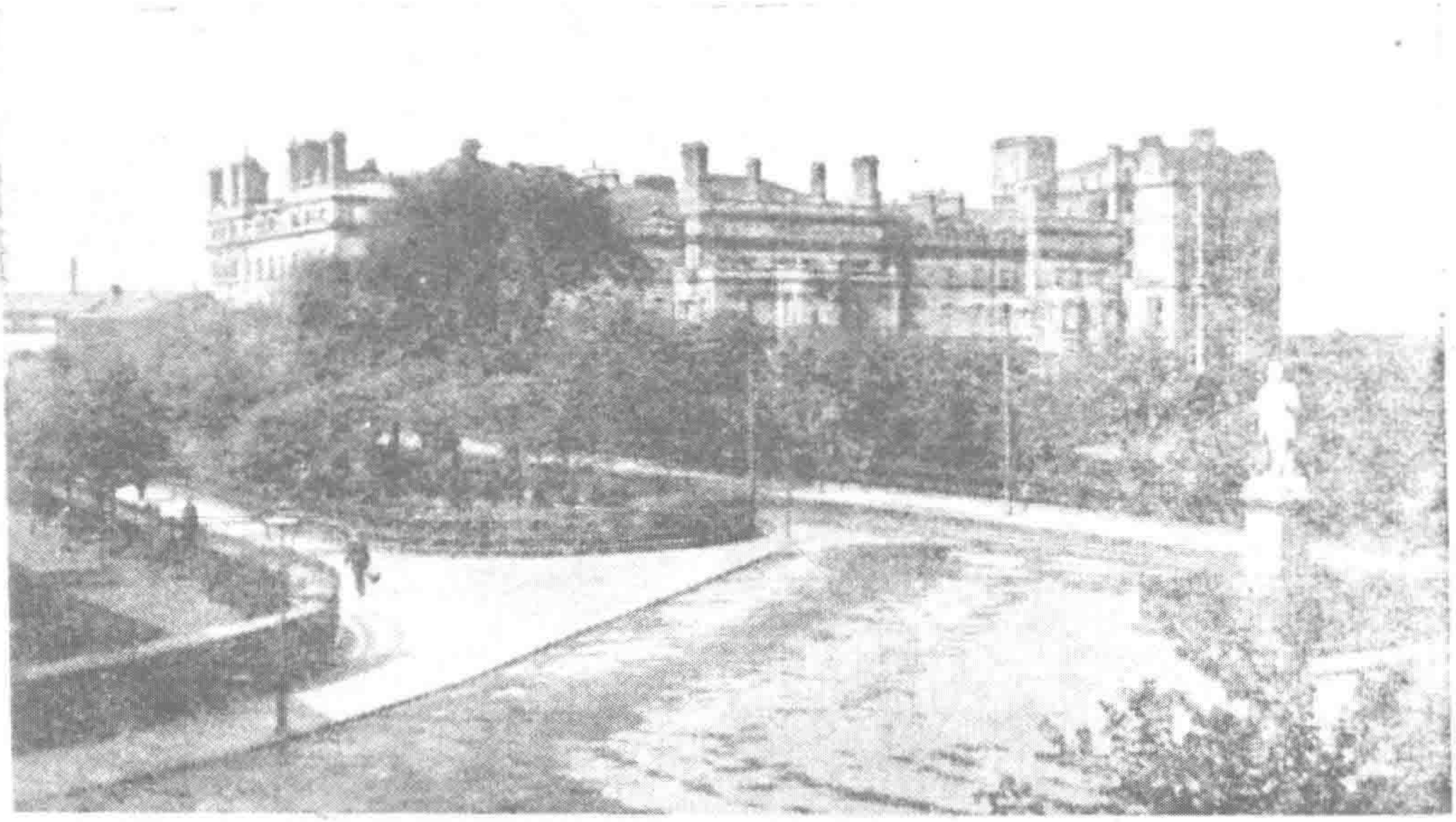
二月一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修照例的是不會記得去年生日在船中昏昏沉沉的度過，今年更是冷淸淸無味，人生不過如此。



愛廷堡古堡，是遊覽蘇格蘭名勝者所不可不到之處，圖爲堡內蘇格蘭國家歐戰紀念神壇的入口處。

二月三日 六點鐘約好施大夫同另外一位英國同學在新杏花樓吃晚飯，飯後一同到賽特勒斯威爾斯戲院去聽歌劇，名叫歌唱宗匠的（"Master Singer"）這個戲院和皇家戲劇院的不同點，在以普及音樂敎育爲主旨，平時提倡用英文唱歌劇，並且以極廉的票價賣座，使一般從不到皇家劇院去的觀衆，也有機會能欣賞歌劇，因爲性質如此，所以演員當然不盡是頭等角色。今天樂隊的力量似乎夠不上作曲家凡格鼐（Wagner）的魄力，加之那位女主角雖然腰圍一丈，像煞有介事，她的聲音却小得叫人失望。幸而劇本的本身很熱鬧，有些像我國舊劇的包羅萬象，不過每幕之後要休息二十分鐘，看戲的時候少而對着落幕的時候多，未免掃興。

二月五日 中華協會請上議員潘茜爵士（Lord Eustace Percy）開座談會，有許多同學發問，非但幼稚，並且抓住一點轉



修由愛廷堡返倫敦，途經約克，天色已晚，汽車不能前進，投宿鐵道飯店住宿。該旅館規模宏偉，設備講究，傢具舒適，飲食可口，洵屬上等客店。

不過灣來，惹得洋人大笑，實在還是因為閱歷太淺的緣故。

一月九日星期二　大西洋雜誌寄到，這期登載着我自己寫的散文，自己竟不願意讀一遍，覺得寫得太糟了；由校回家，去舊書店福爾斯巡邏一番，翻閱時站着不知不覺看完了半本新書，再到上海樓買些伙食，看見有英文撰的中國菜譜，買一本預備寄給莫太太，因為從前曾允許替她翻譯幾樣菜的烹調法，始終沒有空做到。回來覺得頭痛，知道是着了涼，夜飯在爐子上也不想吃，等到修回來，却燒糊了，他說尚未吃飯，就另開一罐紅燒鷄吃了，他叫我立刻休息，自告奮勇去洗鍋刷碟子，怪我不會燒飯，煮成如此焦爛，以後不許做飯了。房東彭姑娘送「鍋餅」（pancake）來吃，說今天是"ash Wednesday"的前夕，非食此餅不可，她看見我躺在床上，當時去拿了幾片阿司匹靈來與我吃，將橘子連皮泡了水叫我喝下，這樣照應的盛情實在可感。

公務人員消費合作辦法的良善

一月十日　今天是大除夕，天總算沒有下雨，到學校去上琴課，教員說："You are very musical. You Like all the best music". 這一點不能不歸功於以前先生的指導有方，一個人最歡喜的，總還是和他性情最相近的，並且是最熟悉的，否則勉强不

來的。下午放課後，坐公共汽車到斯曲蘭（Strand）法庭前等候着修來，因爲事先約好四時半在那裏碰頭的，可是一輛輛的車子過去，天漸漸黑下來，北風也轉厲了，我還是像近視眼找東西一樣的東張西望，路上每個行人走過，我都得要仔細認一認。等到五點鐘，黑暗得看不清楚，我祇得自已先到附近的公務人員合作商店（Civil Service Store）去買酒，這裏所發售的酒，據報紙上說很好，特來一試。挑了幾瓶，付過錢，可是不能取貨，因爲法律不許他們在五時半前賣酒，執照限他們到了法定的鐘點纔能外送。我便到別的部份看看。這個店舖雖然各物都有，好像注重實際，而不講求奢華，凡是公務人員來買東西，都有特別折扣及分紅，我正在看布疋，聽見修叫我，他走得混身發熱氣，原來這些時候他在另一個車站等我，本來斯曲蘭（Strand）地方太廣，他等了三刻鐘找不着我，遂找到店裏來，他說我買的酒大概不夠用，又添購一瓶威司基，一瓶鷄尾酒，再買了些別樣東西，馬上趕回家來。他修面換衣，我梳粧打扮，到七點鐘往中山樓去，修一手提着一架留聲機，一手拿着一包酒瓶，沉重得連路也走不動，十分吃力。達到餐館時，幸而還只到了兩三個人，我們預定的座是在樓上一間特別間內，打開話匣，唱些我國京劇的唱片，一時鑼鼓喧天，倒也熱鬧，似乎鬧元宵的景象。人絡繹而來，唯獨新婚燕爾的張君夫婦姍姍然來遲，等他們一到，我們便開始吃「年夜飯。」我半杯威司忌才下空肚，馬上覺得頭部有些作怪，趕緊乖乖的自己喝湯吃菜，直到半飽後才敢再嘗。

各位同學以酒蓋臉，開始是打趣新郎新婦，彼此沒有顧忌，漸漸出言狂放，「茅律師」大顯辯才，平時不苟言笑的江君，今夕也滔滔不絕；王女士雖然是「小姑」，却也談笑風生；吳君朱君更是興高采烈，猜拳行令幾乎都喝醉了；內中祇有王錫平醫生矜持着大夫的嚴肅，丁先生保守着長者的態度，不跟大家胡鬧，新郎新娘則隨機應變，各方招架，和逗趣的倒也旗鼓相當，釀成許多笑話，惹得肚子幾乎笑壞。梅蘭芳博士和其他的藝員沒人理睬的在角落裏的留聲機中大唱其「別姬，」「醉酒，」也無非是助興而已。菜上得差不多了，一會兒幾瓶酒全露了瓶底，吳志祥君把開水溷瓶酒水併在一起，也被一飲而盡，大家紅光滿面，引吭高歌，直到十一時半才分手。新郎似乎有點醉意，還自己駕駛着汽車回家去。

旅行雜誌每月出版一冊
歷史悠久各地銷路最廣
刊登商業廣告效力最大

海南島之行（下）

Smith 原著

伏櫪

我們爬上了一座陡削的梯子，狹得像公寓房子裏的梯子，跑到了一個博物院中來了，或者在初看時簡直就像一個博物院。我們走上了一步看見這是一個極大的房間，而從地板上起直到天花板爲止，密密層層的堆滿了無價的東方式的花瓶。大花瓶和小花瓶，肥長的花瓶和細小的花瓶，四面八方整整齊齊的都排列着——都是歷代歷朝各地各城的名手們的製品。你在室內移動身體，要不碰着這些博物院中之珍品的光澤明潔的可愛之物，簡直是沒有空隙的。這個大房間擠得像一個拍賣行；密蓋移去了幾只花瓶，放在旁邊，才找到了可以放我們的兩只椅子的空地。他驕傲地舉起了一只手，在室內打圈兒的揮動了一下，「這，」他說，「這是我的居室。」

他大聲的喊來了一個家僕，而我們的飲料就送進來了。因爲密蓋所擁有的在海南島上南部那裏的八個銀礦，都是很有名的，在我當然是很希望聽他將那銀礦誇說一番。但是，沒有！一切他所想到的，只是他的花瓶（我并不以此怪他，因爲那許多花瓶，都是任何一位賞鑒家俱願樂於一見的珍品，）而他所講到的也完全是關於花瓶的事情。黃昏前他偶然在室隅的一只椅子下面發現了一滿袋白銀樣塊，這是放在那裏忘記了的。

後來，我們就走出室來，走下那陡削的扶梯，重又走到那條通衢上來了。「這是大汀沙路，」密蓋說：「是海口地方的百老匯路和第五條街，組成了一條的路。這是一條店舖之街——房屋都是又狹又小的二層樓建築，互相並肩的排在一起，直從海關那裏起排到豬巷爲止，沿路排有半英哩之長，而那條豬巷又直通長老會敎堂的牆場；每家店舖內的老闆自己都住在二層樓上，就在他的店舖上面。食物店櫃台上陳列着美國的罐頭食品，旁邊放着乾的鯊魚魚翅。傢具店，在那昏暗的內部中間，傳出了木匠的噪聲，正在那裏製造桌子和椅子，那噪聲掩沒了商人的談論生意的語聲。

但在一切店舖中間，我最喜歡的是鳥獸店裏面一只長臂猿，全身自鼻尖起到脚上爲止，黑得像墨水一樣，他只用一只後脚，在打圈兒的奔來跑去，像一個黑色的人。但是它的價錢太貴了——他們要將它賣五十元金洋，不肯減少。我只好熱切地望望了。

「爲什麽他們討價討得這樣貴？」我問着密蓋說。

柯斯勃脫露嘴笑了一笑說：「如果你是一個有錢的中國商人，自己揣度有一個請吃飯的主人并不過度寵愛你，那末即使你

出了任何高價而能買到了它，你也以爲是便宜的哩。任何一個像這樣的紳士先生們得到別人請吃飯的請帖而懷疑這次請客的用意，無非是乘機可以在你的羹湯裏面下毒藥，那末他就會立刻出去搜買這種黑色的長臂猿。一旦買到了以後，他就將這只長臂猿殺了，而將這長臂猿的前臂上的一根骨頭，細心地洗淸了，晒乾了；他出去赴宴時，就將這根骨頭藏在他的長袍裏面。每道菜殷勤地送上來的時候，他就用這根骨頭在每一道菜內浸上一浸，這根骨頭是全白色的——但是，如果它沾到了毒藥，就立刻變成爲黑色了，這是一種便於利用的吉兆小錢（指一種藏在袋中以爲吉兆的錢，譯者註。）你現在是一定不想買這只猴子嗎？」

不，我覺得我是眞正的不需要它，於是我們就走出了這家玩愛物店舖，又走上了大汀沙路。

我們經過了一間居住的房子，隱藏在擁擠的店舖中間的。密蓋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臂「要去看看一只維持一個全家生活的鹿嗎？」他問着說「往這間屋裏走進去，我可以指給你看。」

「你——你的意思是說一只雌鹿和她的小鹿們嗎，密蓋？」

「全然不是的——我是說一只雄的鹿，一只雄鹿，它維持了一個中國人家庭的全家生活，而且這只鹿生着四只眼睛。」

聽他說了這幾句話後，我就溫順地的跟着他走進了那間屋子。屋內的住居者們微笑而鞠躬，對密蓋的光臨表示敬意。穿過了那間屋子，我們急急的走進了一個在後進的小庭院。那只鹿就立在小庭院中間。

這只鹿比一匹小馬高些，秤起重量來一定足足有三百磅。而據說這樣肥胖的鹿是很多的。可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匹馬，能有這只鹿那樣的特別溫和與可親，看見了我們這二個拜訪者，它就快步的跑了過來，它那二趾的蹄足在庭院內的圓石上面的的嗒嗒的響着，而且情深款款地的用鼻子摩擦着我們。那只鹿的肩部，幾乎同我的肩頭一樣高，而且我得舉起手來才能拍到它的頭上，它身上是深濃的棕灰色，尾巴直立如一柄刷子。腹部是一種可愛的介殼品紅色。它的二只叉角大約正在前額和內角尖的中間部分上，分叉了開來。這畜生確乎有四只眼睛，驗實無錯——我立刻就看見了那四只眼睛，一對是像每只鹿都生着的平常正式的眼睛，而正在這一對眼睛下面，有二條裂縫，恰在鼻子的兩邊，各有一條。那驕誇的物主們確切的說，這二只眼睛，是可以完全地看得出東西的。他們爲了同我證明這一點起見，就用一條綳帶縛在那只鹿的上面的一對眼睛之上，然後趕着那只鹿，繞着庭院走。那只鹿一些也沒有碰物顛撲，那倒是實在的。或許那只鹿是可能從那二條沒有眼睛的裂縫中看得出東西來的，我必須說一聲，這是有

些不可思議的。

「你可以多看看這只畜生，我的朋友，」密蓋勸告着說。白人能夠看到這種異獸，在蠻荒地區之內而且是活的，那是只有極少的幾個人。這是一匹馬鹿，而且讓我來告訴你，這是一件珍物。據我所得知道的來說，此種異獸，現在只能在本島人跡最不易到的這蠻荒中才有得看見，而在過去的五十年之內，能夠走進那蠻荒中去，獨自瞥見到一只馬鹿的，還不到三個白人哩。喂，朋友，這只鹿確是一匹稀有的異獸——中國人幾千年來視爲靈怪，你囘國時，可以告訴人們說，你已看見過了一只向來未有的異獸，除非在神話之中，才有此種異獸可得。——」

「但是還有一件事呢？密蓋，」我說：「你不是說這只鹿維持一個家庭的嗎？」

「我上面所講的就是這話，」密蓋嘻嘻的笑着說，「而且也正是這個意思。這一個男子，就是那只鹿的主人，他的最幸運的一天，是他走過草莽碰到一只小鹿的那個日子，他就將那只小鹿帶回到了家裏，當它是一件寵物養大了起來。假使那時他在一棵榕樹下面拾到一包有年息四厘的政府公債券，那末他的運氣也還不能比這更好。可是他却捉得了一只馬鹿，自從那時候起，這只馬鹿就漸漸的長大了起來，像你現在所已看見的那樣。它一年脫一次，角而他就將這對角賣出去，可以售得八十元中國銀洋，不折不扣，然後再等這二只角長起來。中國人就用這種鹿角製藥，這是貴重的藥品，啊，這眞是像在金債券上面剪利息單一樣哩。」

「他得自己步步留心，而且去將那只黑色長臂猿的前臂買來才好，」我輕輕的私語着，「妒忌的鄰人，說不定有一天要來請他去吃酒的呢！」

在這百老匯路——請原諒我，我是指大汀沙路說的——的喧鬧中回身向後走去，我看見一座巨大的石頭建築物，它同其餘的天空綫比較起來，確乎是一座名符其實的摩天樓。它那巨大的軀幹，靠在大街的對面那裏，它共有六層高而且近乎有像麥特遜方場花園那樣的寬廣，我在驚嘆之中，未曾注意到在這座大廈的全部幾百扇窗上面，却是連一塊玻璃也沒有的。「高聳在那邊地面上的是什麼呀？」我喊着說，「總督的宮殿嗎？」

密蓋摸摸他的頭，「那是機會之女神的紀念碑，」他憂愁地說着。

「是的嗎？」

「它有一段使人可哀的故事，」密蓋說。「你得知道，正在事變之前，中國政府有一個快樂的理想，有人建議將海南島造成爲一個週遊旅行家們的樂園——一個更大而且是更好的巴里

（Bali地名）你這樣一想就可知道了。不錯，海南島確是一個樂園——但是我願意告訴你說，週遊旅行家們對它却是完全不知道的。可是我們幷沒有讚揚過，謝謝上帝，然而，從新加坡來了一個贊助人，他風聞到了中國政府繁榮海南島的這個計劃，他就决意立刻佔先建築第一個大旅館，搶先將旅館生意抓在自己手裏。當然，他一到這裏我就碰到了他。」

「這就是他的旅館，高高地聳起在那裏的。」密蓋又加上了一句，他住口不說了。

「後來怎樣呢？他有將這大旅館開起來嗎？」

「眞是可憐得很，」密蓋嘆了口氣。「海口的老居民們，從最初起，對這個理想就沒有多考慮過。可是大家都有一個感想：我們應將我們這個樂園留給我們自己。但是我們却阻止不住他，雖然我們竭盡了一切的能力去勸阻他，可是他不管，勇往直前的幹了起來，就在那裏建起了這一個怪物，正如你現在所看見的。可是後來在它尙未能完工之前，一件非常可憂的事情發生出來了：有天晚上，他同人家玩了一次小小的叉麻將遊戲。」

在密蓋的聲音中含着熱淚。

「他玩上了這種賭博，」密蓋接下去說道：「壞事情就發生了。你已經知道，知道得同我一樣明白，就是我們住在海口的人，都是小市民。我們不通世路，我們都是鄉鄙之夫。我們都是見識不廣的，但是我們都喜歡叉麻將。」

他又停了一下，對那沒有窗的旅館的龐然大物看看。

「當那場小小的麻將遊戲散場的時候，」他說，「這位旅館主人是大輸了。他已輸得一塊錢都沒有了，幸而他尙能喘氣。我們就大家募集了一筆款子。我們籌足了一筆旅費，送他囘新加坡去了。旅館就空擱下來，像你現在所看見的那樣了。」

這天晚上，我們在密蓋的屋子內，吃了一頓希有的夜飯。我同他剛在桌子旁坐下，穿白外套的家僕們就輕輕的走進走出，端着一道又一道的菜。密蓋的妻子沒有露面。他的妻子是位中國太太。銀鑛就取着她的名字，因爲密蓋是英國人，無論那一個外國人在島上擁有了鑛產，是違犯海南人的法律的。雖然她是沒有在桌子上露面，然而這是很明顯的事情，房子和庖廚處理得這樣精美，都是在她一手管理着的。

我們吃完了晚飯時，密蓋就領我走過了一道門，這道門我在先前沒有注意，它藏在一座高大的漆器屏風的後面，我們走了出去，出於我意料之外的，走上了一道寬大的廻廊，可以俯視大河，我就是從這條大河上到了這裏的。「怎麽，我還以爲這座房子，是面臨大汀沙路的哩！」我大聲的說。「是的啊，」密蓋却嘻嘻的笑道：

「但是它後面直通大河的，今天下午，你的小船，曾打從這個廻廊前面經過，當你在輪船上下來而在我的面臨大河的大門口上岸的時候，我曾走到這個走廊上來，站在這裏候你，當我看見那只小船直向我的上岸碼頭那裏駛來之時，我就立刻急急忙忙的奔下來了。」

薄暮中，我們在安適的籐椅中坐了下來，僕人送進了我們的黑咖啡和烈酒來。我懷舊地的嘆了一口氣。「你拿出來的酒席精美極了，密蓋」我說「我不能相信自己肯在這一星期之內能從此地移動一步。」

密蓋在喉嚨裏舒適地的發出了一些聲音。我所能看見他的，只有穿着白竹布的塊然的雙肩，在黑暗中成爲一個灰色的斑點，還有他雪茄烟頭上的紅色的火光。「嗄，我們終算舒適了一下，」他承認着說。接下去他講了一篇故事給我聽，這一晚就這樣地過去了。

三

第二天，密蓋又在那座陽台上請我吃早飯，可以俯窺到那慢慢地在流動着的河。在早晨的陽光之中，河上景色清靜美麗。就在這同樣的擠緊在一起的屋頂下面，歌女們曾經繼續不息的唱歌，給那已經不能聽到她們的耳朵聽，而且搔首弄姿的，在那已經永遠不能再飽看他們的愛寵們的眼睛前面賣俏弄情，這眞是使人難以相信的事情。密蓋指着河對邊的一堆低土丘，恰正在對岸那裏可以看得見。

「你看見那堆土丘嗎？」他問着說。

「看來像一個坟，」我冒昧的說。

「你說得有一些對，」密蓋說，「這個土丘以前只是一個垃圾堆，已經有多年了。但後來就變成一個叢葬坟地了。」

一艘張着高大的薄帆的小船，載我沿河下駛到了海上。慶元輪就泊在那裏，已經升火待發，準備開到北海去。輪船上的甲板，看來就像一個安樂的避難之所，引擎室內的電報機發着雜亂的響聲，我們已經開船上路了。

當我們向北海和海防進發時，那位麥歇的偏頭痛依然同他在糾纏着，而到了海防以後，我就上岸北行，直往緬甸公路去了一次，所以那位麥歇，我僅只見到了他一次。

幾星期以後，我又重回香港，一天晚上，我同許多曾在中國住了多年的人們在一起吃夜飯。他們中間有一個是老練的英國籍海關官員，他的特殊任務是在防止雅片私運到香港來。當天晚上，我想起了那位麥歇在慶元輪上所講給我聽的那件故事，我就盡

我能力所及，將那故事曲折地說了一篇。我在講這故事的中間，我注意到那個海關官員，默無一言地的在自己發着冷笑有幾次幾乎自己按納不住，像要失聲大笑出來。

「你說的那位麥歇是叫什麽名字呢？」他問着說，極爲高興。

「我從來就不知道他叫什麽，」我回答說。「我叫他雷諾爾先生，但是我所以這樣的稱呼他，只因爲常想到他像一只狐狸罷了。他的那個探尋似的奸狡的鼻子——眞同那狐狸的鼻子像極了！」

那個靠在桌子上的海關關官，聽到這句話，失聲狂笑了起來，「這句話活生生的將他描畫出來了，」他說。「那個人我完全知道，他能夠講出這樣生動的故事，你當時有沒有驚奇到，或許他自己也就是這全部事情中的一個參加的份子呢？」

「是的，我多少有些這樣的懷疑，」我承認說。「但是爲了什麽呢？」

「好吧，你不用再驚奇了，我的年輕朋友，」那個海關關官說。「你的那位麥歇雷諾爾就是販運毒品的首領呢，你遇見他時，他正帶了百萬盈利回法國去養老了——他的年紀還只有三十八歲哩！」

金盾牌

MALING THE BEST QUALITY

梅林

番茄沙司

色味鮮潔 首推獨步

消食開胃 有益衛生

本公司出品番茄沙司用科學方法製造清潔衛生常食滋補強身本外埠各公司商店洋酒食物號均有售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出品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下集四）

秦瘦鷗譯

馬福特醫生的被綁

偵探長到達診所時，發見馬福特醫生衣服穿得很整齊；據他自己說這一晚根本沒有睡過局子裏來電話通知的時候，他剛出診回來。

「是男孩還是女孩？」梅遜先生柔聲地問。

「是一男一女，」醫生回答。

他最不喜歡跟別人討論他的病人，這一點勃萊因爲比梅遜更了解馬福特之爲人所以知道得很清楚。

「我倒一些不替路特醫生担憂這一點我以前不敢出口，爲的是怕你要誤會我是在說他的壞話。我回來時曾灣到那醫院去，探望過那個女人，可是因爲她還像睡着一樣所以裏面的醫生不讓我見她。」

「溫士敦太太嗎？」

馬福特點了一下頭。

「她什麼時候才能開口說話呢？」

「明天——噢，是今天早晨我相信。」

他從藥櫥裏取出了一瓶威司格來，和兩只空藥杯一起放在桌上。

「我祇有這一些可以敬客，乃是專爲客人備下的。」

關於路特的事他說沒有什麼意見可以貢獻。

「他一定會出現的，」馬福特醫生很自信地說：「我敢預言他回來時頭痛得一定很利害，至少要有一二天不能辦什麼事。」

「你以爲他在幹什麼事嗎？」梅遜問着，那醫生只是淡淡的一笑。

「我想，還是不要說罷？」

「關於別人的事，你倒有許多是不願意說的，醫生。」

梅遜喝了一口威司格。

「有人說你有本領把加洛司巷裏一半的人送上斷頭台去，而把另一半人送進監獄判處無期徒刑，這話確麼？」

「要是我辦得到的話，那末倒是很願意這樣做，」馬福特說。

「你要曉得，我對於這班鬼一樣的羣衆就沒有一點同情——」

「老惠克斯除外吧？」梅遜接着說，那醫生的臉上霎時掠過了一片陰影。

「老惠克斯除外，」他慢吞吞地說。

「老惠克斯」勃萊開始插嘴道：「他是這一帶最好的居民——」

「不錯，不錯，醫生對於這一點，一定是同意的，」梅遜打斷了他的話鋒。「但是——爲什麼惠克斯除外呢？」

「有許多理由，」馬福特回答。「他是一個很好的伙伴——」

「他可有什麼事故麼？你有沒有替他診過脈？」

馬福特微微的一笑。

「我診治過許多人，但卽使在一位最有名的警官前面，我也從不肯議論他們的。」

「那末他一定有些毛病了，是不是？」梅遜追問着馬福特點了點頭。

「對啊！活到七十六歲這樣大的年紀，誰都不能沒有一點破損的。上了這年紀，不免總有一些漏洞，一些弱點；智力上或是體力上的不濟，任憑本領多高的大夫也是治不了的。我眞佩服他上了這般年紀，還能做這麼多的事。我可以說我從沒有見他眞正的害過病，或是擔過憂——船塢區裏說話的聲音，要算他最響亮；我可以證明他還能一拳打倒一個普通的拳擊家，因爲我曾經替那些吃下風的對手診治過。你又怎麼會突然對他感覺興趣起來？」

他從梅遜處走遠了一步，透着惶惑的臉色向對方看了一看。

「你知道麼，梅遜先生，」他慢慢地說，「我有一些懷疑，你上這兒來，不是爲打聽路特的下落，而是要查詢這個老車夫的。這加洛司巷裏住着一個瘋子——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只曉得他是充擦鞋匠的。——他對惠克斯的感情很不好，常常要背後攻擊他。每當我走進加洛司巷的時候，他老是抓住了我的臂膀，問我老惠克斯出了什麼事沒有——我想他大概也把同樣的話問過你了？」

梅遜一時倒被問住了。被人發覺他祇是來作一個瘋子的傳聲筒，未免有損他的尊嚴。

「不錯，是的，」他說，同時發出很沉重的笑聲。「我聽見過有這樣一個人——他也確曾問過我這樣的話。然而我當然不致笨得如此，會在半夜三更跑來問這些無理的瘋話。實在因爲我自己對這老傢伙感到興趣了。」

馬福特醫生坐在桌子後面，伸出一手，倚在桌上，看來似乎很疲倦的樣子。梅遜看看，不禁暗暗慶幸，深喜自己的家境虧得不怎樣好，所以他的父母沒有叫他學醫，否則不也要像馬福特一樣麼？

「你還是明天自己去問那個老人罷。我眞抱歉，不能照辦，梅遜先生。這不單是一件職業上的秘密——我自然不願爲了這一點來妨礙一個警官，當他正在偵查一件很嚴重的犯罪案的時候，——雖然老惠克斯有沒有牽累我，也不能逆料。但是我與惠克斯

不是泛泛之交，他是我的密友，所以你還是明天自己去問他罷！」

「他的面部上有一件東西已經不行了，是不是？」

馬福特躊躇了一下。

「是的，」他說，「你可以這樣形容。」

說了這話，他就慢慢地抬起頭來，望着梅遜。

「你不致於說」——說到這裏他的嘴唇牽動了一下——「這個老人就是你所要偵查的蒙面人吧？」

「我一點沒有這個意思，」梅遜很急促而含有譴責似的說：「當然，我決不會的！我祇是覺得好奇罷了。那個瘋子的話，竟抓住了我的神經——這一點我得承認的。當然，明天早晨我就要去問問惠克斯本人。要不是為了怕吵醒那個半夜裏就睡在惠克斯石階上的酩酊大醉的傢伙，我在今兒晚上就要去問他了。」

「是不是一個鼻子很紅的人？」勃萊插嘴了，他開始覺得有趣起來。「倘然就是那個紅鼻子，那麼，他是一直睡在那兒的。我自己也親眼看見過他。我時常一個人走過加洛司巷——大半是一個人的。這人似乎是永遠喝醉的，臉上有一個紅鼻子——」

「我沒有研究過他的鼻子，」梅遜冷冷地說。「也許是因為他往往歡喜在別人說話的時候插嘴出來，以致撞紅了的。」

「大概是的，」勃萊附和着說。希爾聽他受了梅遜的譏笑，竟還木然不覺，心裏倒也很佩服他的厚臉。

「你以為凡在臉上戴一個麻布罩的人都是罪犯麼？」馬福特輕輕的問。「當然你是不會這樣想的，這樣你就未免太神經過敏了。我問你這話，」——他說得極慢——「因為昨兒晚上你所說起過的那個人快要來了。」——他瞧了一下錶——「大概不到十分鐘了。」

「蒙面人？」梅遜驚奇地說。

「你們上這兒來以前，他剛打電話給我。」

「請你告訴我，馬福特醫生，」——勃萊忍不住了——「你看見蒙面人的時候，他是怎樣裝束的？」

馬福特略略沉吟了一下。

「他老是穿着一件長可及地的外罩，戴一頂深色的軟帽。」

「黑的嗎？」勃萊急切地追問着。

「或許是的，實際上我從未注意過。」

「為什麼這樣早就來呢？」偵探長問。

「他說他本想在晚上早一些來的，但是路上滿佈着警探。我只是在把他對我說的話告訴你。一個好好的人見了警探要恐懼和規避，終像不很自然。但像他這樣感覺異常過敏的人，倒說不定眞是不歡喜給人家瞧見的。」

「他是從什麼地方打電話給你的？」

「這個我倒不知道，但決不在本市以內，因為本市的電話鈴聲總是連續着響的而他打來的電話鈴聲却是忽斷忽續的。」

他走到一扇大窗口去，推開了百葉窗向外張望着。

「那邊好像有一個人，」他說：「是一個警官嗎？不，我看清楚了，那是我們的新聞記者，是麼？」

「是的。」

「請他進來吧！」

梅遜向他的屬下點了一點頭，巡長希爾就起身往外走去，把密歇爾奎萊請了進來。

「要是能夠免你吃一大驚，我當然是願意的，密歇爾，可惜這件事並不全在我的掌握中。或許你要用你的審慎——我想我還可以信任你，不把我們所希望你保守秘密的事情讓你的報館知道。」

「你的意思是？」密歇爾有些茫然。

「蒙面人，」勃萊先生又忍不住了，但當他的視線和他上司的冰冷的目光一接觸，就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正像這位活潑而又謹慎的官長所說，是一個蒙有白色面罩的人，是在這兒鄰近和別處曾經出現過的那個人。——我想你在荷達俱樂部見過他的。他差不多快要到了，只是我不相信他願意見這麼多的人。」——他是在向馬福特說話——「但是你要明白，我不能不請求他把自己的生世詳述一遍。」

馬福特醫生聽了梅遜的話，也點着頭表示同意。

「這個人委實太胆小了，但是倘若為了法律的緣故，必須出賣朋友，我也只得騙他一下。這當然不是什麼榮譽的事而足以自豪的。」

他把一盞很異樣的燈移近他的書桌去，扭了一下開關，梅遜就看見有一圈綠色的光映在地板上。從別盞燈上所發出的陰影射在這個光圈內，便變成了紅色。馬福特隨手關上了燈，並且給大家解釋這燈上用的電流並不是從普通的電源所供給的，而是從一具蓄電器裏發出來的。

「我預先警告你們，」他說：「這人或許會不願走進我的手術室來。上一次我費了許多唇舌，才把他勸進來。」

「他從那一面來的？」

「他穿過前庭和甬道，便從那扇門裏進來了。」他指着藥櫥邊那個門口。「他先給我一個暗號——兩響比較長些的鈴聲，接着又是兩響比較短的；實際上這是我和他接洽好的。他那怕羞的天性，真無法改變。你們中間要是有誰給他看見了，我就無法請他

進來。」

梅遜把那扇門試推了一下，却是鎖上着的。正在最緊張的當兒，電話鈴突然響了，馬福特坐在桌子上，隨手取起聽筒。

「……不錯，他在這裏。」他說：「我是馬福特醫生……噢，她好些了嗎？當然！……這是我很樂聞的。」

他把聽筒遞給梅遜。

「那個叫溫士敦的婦人，現在已經清醒了，她說要往局子裏來見你。」

梅遜聽着，毫不介意的說了一聲是或否，便放下話筒，流露着深思之狀。

「她要到局子裏來。說話的是歐克——他說話的聲音我是聽得出的，不知道可來得及等他來嗎？」他躊躇着。「他眞應該見一見蒙面人，——今天晚上他們已經會過一次了。」

「或許來得及——」馬福特開始說。

突然屋子裏一具電鈴響起來了，先是尖銳而拖長的兩響，接着又是短短的兩聲。室中的人不禁面面相覷。

「這是你的蒙面人，是麼？」

梅遜的聲音很有力，他的右手機械地伸進衣袋去，這是勃萊才相信人家說梅遜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帶着手鎗，這傳說倒是確實的。

密歇爾奎萊一直靜默着，沒有說過話，突然覺得有一股寒氣從背脊上直瀉下去。梅遜立即作勢，分派他兩個助手的任務。

「你們兩個快躲在這門帘後面。密歇爾，你最好跑到前面那間會客室裏去。我可以蹲在這書桌後面，如果你同意的話。」

「我做些什麼呢？」馬福特一面問，一面從衣袋裏摸出一個鑰匙來。

「開門讓他進來，就完事了。我有法子可以使他不能再回出去。請你在他進來以後，替我們把門鎖上就是了。」

馬福特點頭應命。他把鑰匙在鎖孔中轉了一下，慢慢的把門拉開。梅遜的眼睛從書桌的上面望過去，只見馬福特醫生正向門外微笑。

「晚安，」他說：「請進來。」

他又走出了一些，裏面的人僅僅聽得一陣嗡嗡的說話聲，但並不清楚，因爲說話的人的口部，顯然是用布罩着的。

「老朋友，」這是馬福特的話，他們聽得很清楚。「我雖然從沒有保證說我祇是一個人在這裏，但是你也沒有什麼可以懼怕的——請你進來吧。」

他已完全走到門外去了，大概是在甬道裏，梅遜屏息的望着。

四五—三九二

不料那扇門突然地闔上了；接着又是撲的一聲，門閂也拉上了。一秒鐘後：

「救命！」是馬福特的呼喊聲。「梅遜！……梅遜！救命呀！」突然又是一聲凄厲的長嘯，使室內的人都聽得血液凝結，毛髮直豎。

梅遜立刻跳將起來向門口飛一般的奔去，只走到一半，室內的燈光突然完全熄滅了。甬道裏傳來一陣微弱的掙扎聲。

「勃萊打前門出去，快！希爾同去！」

他們衝向前門，發覺那扇門也是反鎖着的，任你怎樣用勁的拉，總不能開啓。這時梅遜才記起馬福特醫生以前曾對他說過的話，手術室這間屋子是重重下鎖的，連他自己也始終走那扇後門。

他們在黑暗裏跌跌撞撞的退回來。當梅遜舉起一把椅子向鑲板上衝去時，勃萊的手電筒立刻照到了那盞異樣的燈。

「這是可以用的。」

他摸到了那開關，於是陰森森的一團綠色光圈，又在地板上出現了。他們就借着這一些光來工作。不多一會兒兩塊鑲板合弄去了。勃萊的個子比較最高，便第一個伸過手去，摸到了外面的門門，隨手把牠拉開。誰知下面還有一個門子，只得又費了幾分鐘，把第三塊板再打破，才能拔出下面的門閂。

勃萊首先衝進甬道去，但裏面却闃無一人，甬道盡頭處的那扇門是敞開着的。他跑進前庭裏也是靜悄悄的不見人影。

「這裏有些血跡呢！」他說：「我找不到馬福特。請你把那盞燈移出來好麼？」

希爾試了試燈的彎頭，倒還可以把它移進廊裏來。但除了點點滴滴灑滿在牆上和地板上的紅色的流汁外，什麼都看不見。馬福特醫生和兇手都失蹤了。

校正　上期舊曆新年的龍頭村一文第三十一頁與第三十三頁前後誤釘，合亟校正。



都錦生

絲織禮品

晴雨綢傘　五彩壽字
檀香絹扇　絲織風景
織錦桌毯　織錦坐墊

總行　上海三馬路石路東首
支行　上海霞飛路華龍路口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工廠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